

圖書館學季刊第六卷單行本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中華圖書館協會出版

方
言
考

方言考

崔 驥



民國十八年春，吾師饒曲西鏡玄同二先生，組織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從事大辭典之編纂。其內容至闢大，體例至新創，嚴我國文字之形音義，統萃其縱的橫的兩方面於一綫，實與牛津大字典東西相輝映也。溯自韻學處成立以來，專致力於蒐集整理兩部工作，部分若干組，每組責以專人，入其中如大工廠，蓋非如此不能巨細靡遺也。吾友少溪先生，博覽舊族，少而徇齊，隨官南方，長能粵語，嗣肄業於國立師範大學，專治英吉利文字。而韶染家風，素知語訓，於揚雄方言，尤有獨嗜。饒二先生因以蒐集部方言組工作見委，少溪益得有深造焉。而余亦以粗知目錄學，饒二師亦以重修小學放過委。少溪每覓一書，輒錄其序跋，寢久而方言之書漸備，彙為一編，已可與雅學放許學放並立矣。然少溪雅不欲以此自炫。今年秋，少溪以飢驅將執教於南昌，臨別，余索其稿，欲與拙作重修小學放中之方言部分相印證。少溪即檢示，作而言曰：「南昌非文化之區，無書可讀，此或或者，恐無緣增補矣。君盡為我理而董之，以就正於鴻逵君子。」余謹誌。適李翰章先生為圖書館學季刊索稿，因即以部意，為五卷，一舉而兩債畢償，因并述其緣起如此。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董民記。

目錄

卷一

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漢馮誰讀音部疏注

方言疏證十三卷

清戴震撰

校正方言十三卷附校正補遺一卷

清顧文昭丁杰校

方言考

方言考

方言補校一卷 清劉方拱撰

韞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疏證補一卷 清王念孫撰

方言箋疏十三卷 清錢坫撰

楊子方言詳校合刻本十三卷 清郭慶藩撰

方言校補十三卷附佚文一卷 清顧震福撰

卷二

續方言二卷 清魏氏題撰

續方言補正二卷 清程際盛撰

續方言疏證二卷 清沈鼎撰

續方言又補二卷 清徐乃昌撰

廣方言一卷 清謝靈曾撰

續方言新校補二卷 清嚴儀徵撰

方言別錄 清嚴儀徵撰

廣續方言四卷 清程光甲撰

廣續方言拾遺一卷 清程光甲撰

卷三

釋常談三卷 宋蘇名氏撰

俗言一卷 明楊慎撰

俗呼小錄一卷 明李翊撰

方言據二卷 明魏濬撰

方言據三卷 明徐元聲撰 附方言據二卷

恒言錄十卷 清顧天祈撰

直語補證一卷 清陳同書撰

方言藻二卷 清李調元撰

操風瑣錄四卷 清劉家驥撰

鄉言解頤五卷 清翁勞老人撰

小繁露一卷 清俞樾撰

俗說一卷 清張玉麟撰

方言字攷一卷 前發撰

卷四

方言考

方言考

新方言 章炳麟撰

廣新方言不分卷 沈堅撰

廣新方言不分卷 陳啟彬撰

通俗常言疏證 孫培德撰

卷五

蜀爾雅三卷 不著姓名撰 宋志作李商隱撰

蜀語一卷 明李實撰

蜀方言二卷 清張慎儀撰

永年方言考一篇 明李芳蔭撰

燕說四卷 清史夢龍撰

畿輔方言二卷 工部折撰

越語肯綮錄一卷 清毛奇齡撰

越言釋二卷 清黃和撰

越諺三卷 附屬語錄二卷 清范寅撰

吳下方言考十二卷 清胡文英撰

秦音 清吳澂撰

論語多齊魯方言考一篇 清王仁俊撰

屈宋方言考一卷 李題撰

卷一

輜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

劉歆致揚雄書揚雄答書並云十五卷 隋書經籍志新舊唐書藝文志並云十三卷 宋史藝文

志十四卷

又明朱陸樾萬卷堂書目方言十卷殆係殘帙

江安傅氏景宋刻珂羅版精印本附王秉思校刊記又商務印書館四庫叢刊景傅氏本 福山王

氏天壤閣景宋刊本 黃岡陶子麟刊宋本附王秉思校刊記『以上景宋』明程榮漢魏叢書本 明胡

文煥格致叢書本又別本格致叢書本 明胡文煥校百名家本 明吳琯古今逸史本 明耶奎金刻

五雅本（以上明本）四庫全書本 圖書集成本 武英殿聚珍版本『北平圖書館有原刻聚珍單

行本係陸心源捐送清監者』乾隆五十四年金谿王謨刊西漢四大家本 小學堂函刊盧本 湖北



書局刻百子全書本 同文書局子書百種本 以上清刊叢書本

〔劉歆與揚雄書〕歆叩頭，昨受詔，宓五官郎中田儀與官婢陳徹駱驛等私通盜刷越巾事，即其夕，竟遠府詔問三代周秦軒車使者，道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掾代語，僮遙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秉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爲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爾雅所及，五經所詁，不合爾雅者，詰竊爲病，及諸經氏之屬，皆無證驗，博士至以窮世之博學者，偶有所見，非徒無主而生是也。會成帝未以爲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於歆身脩軌不暇，何惶更創屬？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不能經年銳精，以成此書，良爲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爲子雲嘉之。已。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於殊語，欲以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徭俗，適子雲攫意之秋也。不以此時發倉稟以振瞻，殊無爲明語，將何獨挈之寶？上以忠信明於上，下以置恩於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報施也。蓋蕭何造律張倉，推歷皆成之於帷幕，貢之於主門，功列於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饑春之歲，散之無疑，故至於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使得入錄，令聖朝留明明之典，歆叩頭叩頭。按舊本載此以雄爲耶一歲，作繡補靈筭龍骨之銘詩三章，及天下上計孝廉雄問，異語紀十五卷，積二十七年，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曰等五十二字，今從載震說刪。〔揚雄答劉歆書〕雄叩頭，賜命謹至，又告以田儀事事窮竟，白案顯出甚厚，甚厚！田儀與雄同鄉里，幼稚爲鄰，長



文相更視，動精采似，不爲非者，故舉至日雄之任也。不意淫迹暴於官朝，令舉者懷赧而低眉，任者含聲而宛舌，知人之德，幾猶病諸，雄何慚焉。叩頭叩頭，又敕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遠誠底，莫不敬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韜軒之使，奏藉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功林園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韜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概之法，略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伾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也。故不復奏，雄爲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尙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室，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銘摘次之於槩，二十七歲於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方輿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意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爲太元經，由鼠坻之與牛塲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爲抵翼弄之於道矣。而雄般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諳，而當匿乎。諶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邁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漢籍，誠雄心所絕，極至精之所想，達也。扶聖朝遠之，明使君求此，如君

之意，誠雄散之之會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於懸官，著訓於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爲事，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落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人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愛，雄之所爲，得使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憾，何故敢有匿，惟執事圖之長，監於規繡之就死，以爲小雄敢行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方言疏証十三卷

清戴震撰

聚珍版本 陶覆本 汗青移本 微波榭刻戴氏遺書本

〔震自敘〕案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十三卷，漢揚雄譚晉郭璞注，漢魏晉已來，凡引是書，但稱方言者，省文也。雄采集之意，詳見於答劉歆書。考雄爲郎，在成帝元延二年，時雄年四十三。漢書傳贊所謂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是也。劉歆遺雄書，求方言，則當王莽天鳳三四年間，未幾而雄卒。答書內所謂二十七歲於今，傳贊所謂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是也。答書有云，語言或交錯相反，方復論思，詳悉集之，如可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然則方言終屬雄未成之作，歆求之而不與，故不得入錄。班固次雄傳及藝文志，不知其有此，至應劭集解漢書，始見徵引，稱揚雄方言其風俗通義序，又取答書中語，其詳本末而云，方言凡九千字，今計正文實萬一千九百餘字，豈劭所見與郭璞所注傳本，微有異同歟？

歆遺雄書曰，屬？子雲獨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雄答書稱殊言十五卷，郭璞序亦云三五之篇，而隋經籍志方言十三卷，舊唐書作別國方言十三卷，其併十五爲十三，在宋注後，隋已前矣。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廣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不加所引用書名。（案注）四庫館校方言有云，魏孫炎釋詁者，老語也，下引方言，言云，燕代北，解胡者，爲梁，釋言，魏語也，下引方言，言云，楚鄭或切，按，許慎於前羽，謂之，餘，下引方言，言云，關西曰，俯，江淮謂之，餘，釋言，魏語也，下引方言，言云，有文者，切之，魏語，及，關，餘，下引方言，言云，江，郭，呼，音，關，餘，也，引，魏書，江式，傳式，上表曰，臣六世祖，瓊，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書，名，可，考，爲，於，東，注，論，共，得，六，事。於衛，觀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墮，杜預注，左傳，授師于焉。曰楊雄，方言子者，戟也。孔穎達疏云，楊雄以爾雅釋古今之語作書，擬之采異方之語，謂之方言，蓋是書漢末晉初乃盛行，故應劭舉以爲言，而杜預乃以釋經，江瓊世傳其學，以至於此，他如吳薛綜說二京解，晉張載，劉逵，注三都賦，晉灼注漢書，張湛注列子，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其子駟注史記，及隋曹憲，唐陸德明，孔穎達，長孫訥言，李善，徐堅，楊倞之倫，方言注，幾備見，援，據，其後，獨洪邁疑之，謂雄所爲文，盡見於自序，及漢志，初無所謂方言，則并傳贊內自序二字，結上所錄，法言自序者，未之審，又未攷雄之文，如諫不受單于朝書，趙充國，頌元后，誅等篇，溢於雄傳，及藝文志外者甚多，而輕置訾議，豈應劭杜預，晉灼及隋唐諸儒，咸莫之考，實邪，常璩華陽國志，於林閭翁孺，楊莊並云，見楊子方言，李善注文選，引張伯松曰，是懸日月不刊之書也，亦直稱揚雄方言，可證歆雄遺答書，附入方言卷末已久，宋元已來，六書訓故不講，故鮮能知其精覈，加以譌舛相承，幾不可通，今從永樂大典，內得善本，因廣搜羣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

交互參訂，改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字二十七，刪衍字十七，逐條詳證之，庶幾漢人故訓之學，猶存於是，俾治經讀史博涉古文詞者，得以考焉。

校正方言十三卷

附校正補遺一卷

清盧文弼丁杰校

抱經堂叢書本 小學彙函重刻盧本

〔文弼自叙〕方言至今日而始有善本，則吾友休寧戴太史東原氏之爲也。義難通而有可通者，通之有可證明者，臚而列之。正譌字二百八十一，補脫二十七，刪衍字十七，自宋以來，諸刻洵無出其右者。乾隆庚子，余自京師得交遠安丁孝廉小雅氏，始受其本，讀之小雅於此書，采獲裨益之功最多。戴氏猶有不能盡載者，因出其鈔集，衆家校本，凡三四細書，密札戡香行間，或取名刺餘紙，反覆書之，其已聯綴者，如百衲衣，其散度書內者，紛紛如落葉，勤亦至矣。以余爲尙能讀此書也，悉舉以畀，余因以考戴氏之書，覺其當增正者，尙有也。劉歆求方言入錄，子雲不與，故藝文志無之，乃班氏於雜本傳舉其所著書，亦闕方言，世不能無疑。考常璩華陽國志，載雄書凡太玄法言訓纂州箴，反離騷，皆與傳同而不及四賦，乃云，典莫正於爾雅，作方言，此最爲明証。應劭而下，稱引日益多，而是書遂大著其卷數，則歆書中云，十五卷，郭景純序亦云，三五之篇，隋唐以下，志皆云十三卷，並合與遺脫不可知，然定在郭注之後。宋志又云，十四卷，當因劉歆與雄答書尙附在簡末者，亦別爲卷而並數之也。雄識古文奇字，嘗作訓纂篇，今不

傳。趙宋時書，學生亦令習方言中字，其傳授必有自如家語、齊魯傳之類，凡舊所得本皆然。考之漢隸，亦有證據，正不必執說文之體，以盡易之。又其中有錯簡兩條，亦尙有字當在上條之末，而誤置下條之首，及不當連而連者，有過信他書輒改本文音義，又有遺著誤改者。余以管見合之丁君校本，復改正百廿有餘條，具著其說，可覆案也。郭氏注爾雅三卷，外又有音一卷，則知此書之音，亦必不與注相離，後人取便讀者，遂併合之，以郭音古雅難曉，又附益以近人所音，如通志載有吳良輔方言釋音一卷，此書當有摺摭及之者。余欲使注自爲注，仿劉昭注補續漢志之例，進郭注爲大字，而音則仍爲小字，雖未必即還景純之舊觀，然要使有辨焉爾。至集各家說及文昭之說，上加圓圈以隔之，載書已行世，故唯錄其切要者。舊本又有云字一作某者，疑出於鼂公武子止，案鼂讀書志云：予傳方言本於蜀中，後用國子監刊行本校之，多所是正，其疑者，兩存之據，斯言則知爲鼂氏所加無疑也。予嘉丁君之績，而惜其不登館閣書成，不得載名於簡末，世無知焉。又其所緝綜者，紛綸參錯，不易整此久之，將就散失，不愆可惜乎。故以餘拙，爲成就之，如此丁君名杰，今已成進士，待學博士闕於杭州，其學實不在戴太史下云。

按仁和雙照樓刊清吟閣目有盧手過吳葵里等校方言二本未見

方言補校一卷

清劉台拱撰

劉氏遺書本

方言考

〔王念孫與劉端臨書〕蒙示方言注辨誤二條，精確不可移；咄毅一條，正與鄙見相合其噫憂一條，則念孫所未及；前札云，愜意數條者，忘悻亦居其一，餘俟南遠後，面質之若膺先生。見王氏遺書遺文集四

翰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疏證補一卷 清王念孫撰

王氏遺書本

〔念孫與劉端臨書〕念孫自改諫曹幸謝部務之擾，秋間欲作方言疏證補，已而中止。念孫已亥年，曾有方言校本，庚子携入都，皆爲了君小雅錄去，內有數十條，不甚愜意者，往往見盧詔弓先生，新刻方言中。（原注）中有一條爲詔弓所不取，今本方言詔字注云：無爲，爲以念孫所校本於此，增有詔爲把四字。詔弓先生云：有詔爲把，見顏師古念就篇注，此不當有。今察詔本有此四字，又原釋應元一切經曰：詔是方音紀明之語，詔本曰：有詔曰把，無詔也。其愜意數條，則詔弓先生所不錄，容當錄出就正。然計先生及若膺先生所校，必有暗合者矣。見王氏遺書遺文集四

方言箋疏十三卷

清錢經撰

清仁和王文韶校刊紅蝠山房本 積學齋叢書本 廣正書局本附何翰章校刊記

〔釋自叙〕方言箋疏之作也，余弟同人實首創之，未及成，而即世。其本藏之篋笥者，十有餘年；及賦梅姪弱冠後，始出以示余，余閱其本，簡眉牘尾，如黑蟻攢集，相雜於白蟬趨趨之中，幾不可復辨。余憫其

用力之勤，懼其久而散佚也；乃取而件繫之條錄之，凡未及者，補之；復出者，刪之；未盡者，詳之；未安者，辨之；或因此而未及彼者，則觸類而引伸之。譬之築室，其基趾、材木、陶埴之資，則同人已具之；若陰陽向背、體立覆、蓋、墻、垣、黝、堊、戶、牖、門、櫺之資，則同人已具之；而余實成之。竭數年心力，始得脫稿，日後時加厘正，而塗乙、纂改者，又十之六。書成後鈔寫，多事卒卒，殊少暇晷，兼之手戰目眩，不能捉管，蓋是時余年亦耄矣。同邑吳子嗜瘦，與余爲忘年交，於儕輩中，獨好訓誥之學，余出此稿示之，囑爲參訂，頗有條理，且錄清本貽余，後爲壽陽郝相國索，吳子又爲余錄有此本，我子孫其弄之，無任鼠傷蟲蝕也。昔毛西河有弟，纂易傳未卒業而沒，西河爲續成之，今所傳仲氏易即其本也。余之學，視西河無能爲役，而事適相類，亦愈以增鶴原之戚矣！爰述及其緣起，及成書之始末如此。時咸豐辛亥仲春。

（毛嶽生叙）嘉定錢少詹事辛楣先生，問學闕深，達於天人，爲海內碩儒先生之弟，可慮徵士三子長既勤，東垣次子樂繹，季同人侗俱有文行，余皆識之，而與子樂尤習。子樂以開敏之材智，承家學之淵源，究窮經籍，先後成十三經、漢學句讀、孟子義疏，又與弟同人疏揚子方言，都二十餘萬言，義沈而大識，遂而設創。又工篆隸真書，當其雅質，往往不愧漢唐人性，和易謙慎長者，多言其似。少詹事徵士二先生，先大父簡州公與二先生交厚，先子又學於少詹事。子樂固余丈人行年齒又長，而素重余，自少至今，講說日親，遂成故舊。余屢遠遊，以性寡合，知友不過數人，家居則惟子樂、敦夫、子仁、子邵、子仁之兄、損之丈與賢子潛夫而已。子仁家西路上，與子樂諸賢居近，余居城中，稍遠，遠遊遠，輒至子仁家，子仁昆仲父

子喜賓客，談讌諸賢，亦樂余就，益往復論辯理道文學，務窮極奧，曠浩博，或不合率，固爭執不下，氣至理得，則又互規美矜異，酒酣，則開縱談，神似鬼怪，或徵引故老瑣事，里談相戲，譎爲樂，切謂古之直諫多聞，魏晉賢者聚，與處莫過焉，旣而損之，文子邵潛夫先後亡，敦夫爲教諭官，潁州之太和里居，惟余與子仁子樂三人，雖間尋舊樂，而豪縱之氣，多不如前，甚至默然相對，移時別去，不特死生存亡之痛，有慨於中，而三人亦衰病，畏劇談狂飲，積然老矣。嘉慶十八年，余與子樂同應鄉試，子樂屬爲其農夫，像讚已諾之，忽忽二十七八年，子樂屢爲言，道光二十年六月望後，余自蘇州還，重見於子仁家，復固乞之，夫子樂文學著述之精，瞻余誠不逮，至於困躓伏處，蒙時俗訕笑爲兒曹所侮，二人無異焉。然則讚子樂者，莫余宜也。詞曰：學通古訓，藝高儒雅，謙謝方聞，退甘樵野，形頽而眉厖，目眈而言訥，儒也，農歟，迷郵之揭，寶山毛嶽生。

〔凡例〕一方言舊本，刻於各種叢書中者，多有舛譌，即永樂大典本，亦間有之；近時惟戴東原、盧召弓兩家本校訂稍精，而亦互有所見，不免參差。今參衆家本，而詳究之，以折其衷，擇善而從，則戴盧兩本居多。

一古今地理稱名代易，繁稱博引，轉致迷眩，今惟據漢書地理志說文，括地志，及水經注，指明，今爲某省某府某縣而已。其近人地理，各種概不泛引，以免多岐。

一今本方言，各不同晉唐人書注中，有同引方言，而彼此互異者，有誤以郭注而誤爲方言正文者，

今就所見者，並列各條下；間有疑義，則辨析之；然必各有所據，不致妄逞臆見，指鹿爲馬。

一他書所引方言，而今本無其文者，詳其文義的係脫落當補者，則旁引於條下，以清眉目；不敢羸混而於箋疏中申明之。

一所引諸書頗夥，間有舛誤未及詳審者，博雅君子其教正之。

按何書名方言義證國朝著述未刊書目國朝未刊遺書志略並作六卷書目答問云來，刊蓋釋書刊行晚學者，習聞同人義證故著錄未刊遺書者，謂何不謂釋也。

揚子方言詳校合刻本十三卷

清郭景純撰
吳定之

按原書無是稱十三卷光緒辛卯思賢講舍刻本

〔慶藩自叙〕昔郭景純叙方言曰：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六代者，唐虞夏商周秦也。以爲書貫唐秦，詩包商周，旁達九服，皆有徵驗。而其爲爾雅作叙，僅云：總絕代離詞，不及方域殊語說者，遂疑爾雅之文，與方言不屬非也。文字之興，造端象法，孳乳假借，半由方言，上古民生，殊域老死不相往來，則方有定言，音有定字，商周之世，殷宗五遷，洛頌再詰，民旣雜處，音漸轉移，春秋諸國，遷滅尤多，秦漢之間，徙民實土，此方之人，多流於彼方，後日之音，遂殊於前日。即以詩書考之，如盤庚曰：不能，胥匡以生，胥之言，皆河南語也。據方言轉而東齊矣。呂刑曰：庶有格命，格之言登，洛陽語也。據方言轉而梁益矣。肆之言餘，召南語也。而方言以爲秦晉，揚言美目，鄭衛語也。而方言以爲燕代，若此之類，雜可悉數，此前古方言

轉易之明證書中所稱南楚語，今吾楚什不存二三，而它方古語如美爲豔，琢爲鑄，散爲廝，披展爲舒，勃草木傷人爲刺，飲藥而毒爲癆，參之近日楚言，轉相符合，此又漢代方言，邈易之明證也。西漢之世，猶爲近古，是編又權輿輶軒之采於羣經，故訓賴以推見，本原宜乎景純玩雅之餘，旁味而爲之作解，而張稚讓推廣雅訓備載靡遺也。與余曩讀東原戴氏考證，本以爲精善，後又見抱經盧氏重校本，錄戴之切要者，合之丁小正，各家說兼附己見，用力甚勤，循而求之，丁說旣不多見，各家亦不著其名，惟序稱改正百廿有餘條，驗之本書，按語約略相足可據，定爲盧說，其餘總彙之校本而已。恭逢聖代，右文乾隆間，取永樂大典，所收方言，詳加釐正，然後是書精英煥發，實儒生稽古逢辰之幸。竊謂戴盧所述，已具樞輪，援據發明，猶資討論，頗思會萃舊聞，爲之疏證，困於人事，卒罕執筆之暇，爰先取二本詳校合刊之，旣爲古籍，廣其流傳，亦俾儒先表章之功，無有失墜，後之君子，儻有涉於此者乎？余竊自附於擁篲清道之末耳矣。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春正月湘陰郭慶藩。

〔王先謙叙〕昔班孟堅爲揚子雲作傳，具列所爲書而不載，方言藝文志亦無其目，宋洪邁迺疑是書爲僞託，然考常氏華陽國志，蜀郡先賢讚稱子雲作方言，常書木之陳承祚者，舊傳其言可信，而班氏獨闕者，蓋因其書不見於劉向，歆父子七略，無所據，以入志，遂併傳刪自序兩言耳。觀本書載子雲與歆往復二書，知當日哀輯未終，秘不肯出，致世無傳述，原委可悉也。應氏風俗通義，言周秦輶軒之使求方言，還奏籍之羸氏之亡遺，棄脫漏蜀嚴君平林閻翁孺才有梗概，子雲以次注續，與常書稱子雲師

嚴林作方言，合至其詞，義堅深表裏，經訓非博覽深思之儒不能爲。雖西漢多文人，然自子雲外，無足當之者矣。因以推知前古采風之使方行列國匪獨陳其詩篇而已。其於異俗殊言，必將備其聲音，訓詁隨以上進，天子展卷而紉詞，緣文以知指，而天下治亂興衰之故，可得而徵也。特其書藏在秘室，民間罕得見者。周公作爾雅以垂教，然後詩書之文，可讀至於音義，所至卒未明言。今觀方言載周召二南，齊秦鄭衛之語，足以稽合經文者，可決爲天府舊記所傳。其采自朝鮮洶水，西甌，桂林諸區者，或出後來訂，墜搜遺之力，迺歎方言與爾雅同源歷千載，而相庶續。嚴林輩之用心，與叔孫通梁文諸人等，而比二書者，洵例於姬旦纂成於子雲，誠聖作明述之極軌也。已方言以戴東原考證，盧紹弓校正二本，爲最善。郭子靜觀察取而合刊之，因索余序爲論是書大略而推究古義如此，至合刊原委觀察，自序詳之矣。不具述。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夏五月長沙王先謙謹叙

不錄

方言校補十三卷

附佚文一卷

顧震福撰

光緒十八年刊函雅故齋叢書目載之未刊

以上卷一

方言考

續方言二卷

清杭世駿撰

惠化李氏刻抗賓仁校刊杭氏七種本 小儷嬛仙館刊道古堂雜著七種本 食舊堂叢書中道古堂外集十二種本 梁啟心覆校藝海珠塵本 昭代叢書本 思賢書局本附郭注方言後

〔齊召南序〕楊子雲采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辭，爲方言十五卷，示張伯松，伯松曰：「垂日月不刊之文也。」余友杭大宗采集注疏，旁及羣書，爲續方言四卷，余評之如伯松。大宗駭爲過當，余曰不然，自書契既作，所謂垂日月不刊者，孰有過於聖人之經哉？續方言所載，皆三代時及漢以前語，士讀經者，必知其說，而後可通其義，是廣卜子爾疋補許慎說文也。治附日月以不刊者，邪？子雲方言雖亦古韞軒之使所有事，然惟一二附於經者，餘經家必用之，非是類也。士固可束而不觀，較諸太元其爲覆瓿一耳。伯松贊以不刊不亦諛乎？今夫聖人之經，則亦有所謂方言者矣。書有商盤周誥，詩有十五國風，禮則名物器數，代各不同，書則名從主人，傳自爲說，然昆命元龜六日不詹，終葵掉磬之解，伊緩矢台之稱，後世不得以方言目之何也？聖人之經，日月也，日月千古不變，其躔次隨時改移者，雖變猶不變也。後世分至日躔不同，堯典而堯典之文不刊，昏旦中星不同，月令而月令之文不刊，日無類食，閏不必在歲末，而春秋類食，閏月之文不刊，故凡附於經者，皆不刊也。大宗以澹雅之才，沈鬱之志，銳精於經，以其餘閒把三寸弱毫，羣分類聚使學者不待繙閱而坐得漢以前諸俗語言之異動哉！

「胡天游序」六經之言，天下誦焉。而旨固然徒究其義，未辨其類，勿爲能通。夫爾正訓詁釋詩書異辭，子夏深文斤斤其間，儒者博問，善達多通四方，辭至而解，無所疑惑，何有苟卿伏生嘗吃于齊楚也？大宗治羣經精師法，采當時之言類，方以從釋昭過渠墨渠於菟死鼠不爲樊，聰明勿譎誇，雄門奇事小而功裕者乎？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采十三經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正，但不明標其目耳。蒐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既及王應麟急就篇補注，則宋以前書皆當詳采，今即耳目之前，顯然遺漏者，如玉篇引倉頡篇云，楚人呼竈曰竈，列子黃帝篇注引，何承天纂文云，吳人呼瞬目爲眴目，韵會舉要引李登聲類云，江南曰辣，中國曰辛，爾正釋神釋文，宋庠國語補音引呂忱字林云，楚人名護曰菱，初學記及太平御覽引纂文云，梁州以豕爲豨，河南謂之豨，漁陽以豬爲貳，齊徐以小豬爲獯，凡此諸條，皆六朝以前方言，正可以續揚雄所闕，而俱佚之，則以其引書過隘故也。又如書中引說文秦晉聽而不聞，聞而不達，謂之睥，引史記集解，齊人謂之，頰汝南淮涇之間曰頰，諸條本爲揚雄方言所有，而復載亦爲失檢，然大致引據典核，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唐鑑學案小識〕仁和杭先生，世駿官翰林院，編修著續方言二卷，宋十三經注疏說文釋名諸書，以補揚雄方言之遺，前後類次一依爾雅，但不標明其目耳，搜羅古義，頗有裨於訓詁，惟是所引之書，往往有耳目之前，顯然遺漏者，而大致引據典覈，在近時小學家，猶最有根柢者矣。

續方言補正二卷 清程際盛撰 一無正字

程氏遺書本 藝海珠塵本 思賢書局本增揚雄方言後

「吳省蘭藝海珠塵本續方言補正程際盛纂下注：際盛初犯今上御名第二字，因改字與若，號東冶，江蘇長州人，乾隆庚子恩科進士。官湖廣道監察御史，著有說文引經考，說文古語考，周禮故書考，儀禮古文今文考，禮記古訓考，稻香樓詩文集。」

「張維屏湖海詩傳：東冶由舍人洊歷蘭臺，奉職三十餘年，退食而適，惟以汲古窮經爲務，所著有說文古語考，禮記古訓考，周禮故書考，儀禮古文今文考，駢字分箋續方言補，清河偶鈔，皆有功於世。」

「道光間修蘇州府志：程際盛原名炎，字煥若，乾隆庚子進士，由中書官至御史，所箋有稻香樓詩集，說文古語考，禮記古訓考，駢字分箋續方言補，清河偶鈔。」

按程氏遺書藝海珠塵收續方言補正上下二卷，上卷曰續方言補，所錄凡杭書未收者，百有三條，下卷曰校正續方言，凡杭書引古籍而與原文不合者，爲校正之六十六條，此殆邵亭目所云二卷本者是也。思賢書局特取程氏續方言補百三條，而下卷校正續方言未刊，殆八千卷樓目書目答問所云一卷本者是也。

續方言疏證二卷 清沈翰撰

光緒丙辰刊木犀軒叢書本

〔劉嶽雲跋〕右續方言疏證，沈與九先生所撰也。先生名齡，江都監生，爲道咸間宿儒，遭亂稿本爲通州一宵人所得，展轉違儀，徵劉氏，即書中所稱劉先生，毓蓀家也。是書采摭甚博，亦無強經從我之習，如是月邊也，疏云何注在正月之幾盡是也；邊即盡也；古所謂邊竟者亦盡之義。說文云樂曲盡爲竟，又竟之引中爲終，儒行注竟終也是也。又引中之爲窮，廣雅竟窮也是也，終窮皆盡也。古人邊竟連舉是邊即盡也。楚人名園曰擗，疏云周禮大司徒，其民專而長，注專園也，由此推之，則凡同聲者，義無不通也。青徐人言立曰，偉，疏云偉疑偉字，傳寫之譌，太宰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注任猶傳也。釋文傳側吏反，猶立也。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偉，張耳傳莫敢傳刃公之腹中，正義云，東方人以物雷地中，爲偉，皆與此青徐人言立義合。瓠，瓠疏云，燒上爲之，是其證也。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笮，疏曰古凡占聲字，皆燒之，輒變爲已燒之輒。禮記疏云，燒上爲之，是其證也。穎川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笮，疏曰古凡占聲字，皆可云書寫，如巾部帖下云，帛書置也，竹爲之，則謂之笮，巾帛爲之，則謂之帖，今人用帖字亦謂書寫也。
（原注）按估估，（俗）舉之估亦書寫之，（當）秦謂陵阪曰阨，疏云，漢書揚雄解嘲曰，響若坻隤，應劭云，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其山堆秀箸，巖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按仲遠誤也。依說文則巴蜀名山，岸脇之旁箸，欲落墮者曰氏，氏，岵聞數百里，秦謂陵阪曰阨，其字則氏與阨不同，其語則秦與巴蜀不同，且氏主謂石故岵

聲遠既主謂士陵阪皆土阜也；氏或譌作坻韋昭音，若是理之是不誤。既字或作坻音，丁兮丁禮二反高唐賦臨大坻之稽水，是其正字也。自仲遠合而一之古音，十五十六部之別，亦混淆矣。並精核他如謂從單之字，有連聲引六證以明之。據說文繫傳引之，按當作字疏證書，薊翟一名重，重與董相似，故玉篇集韻誤以薊翟爲董。而佐邵氏爾雅正義之說，匡段注說文之失據，說文董字下云，尤濕瘡諸也。謂爾雅薊當作薊，即先董字重文；其後誤爲薊同字，異文而誤也。繼則改薊爲董，因形相似而誤。顧野王玉篇尚無薊字，並裨益小學不淺。我朝經學昌明，方聞經學之士，于六書雅故多所是正，揚州故稱多儒者，自王氏阮氏提唱尤稱極盛，予嘗謂凡一義而有數文，一物而有數名，大半由于方言，仰方言之不同，尤多由于方音；蓋五方氣稟有剛柔清濁之殊，因之言語有緩氣急氣，（原注）已證漢行注與說文始緩氣原道注較讀人情性交易之變緩氣音乃得耳地形注推讀近國之聲急氣音乃得之緩舌急舌，（原注）又唯讀植術之植急氣音之泥急注弱讀近非急氣音之說林注讀讀似都急氣音乃得之緩舌急舌，（原注）乃得既山注讀讀近國急氣音之乃得也。長言短言，（原注）長言其音之見代者爲主謂代短言者爲橫口合唇，（原注）短言之實徐音區橫口開好推氣音之閉口籠口，（原注）閉口音也地形注春國春條無知之春籠口音乃之別，以其音之不同而別擇一字以當之，更或增制一字以實之，此方言之所以日多也。惟能通聲轉之源，不以俗字入書，不爲望文生訓，而後於方言可以會通聲音，訓詁以貫之，爾雅一書，凡某也之某皆雅言，（原注）音雅正之四方所解也。其所釋則間有方俗之殊言矣，是方言者實爾雅之證，佐然則先生之功，豈獨方言已哉，是書能刻與否，尙未可知，爰錄副存之，以俟好事者。光緒庚辰秋寶應劉嶽雲敬記

於金陵冶城山館。

續方言又補二卷

清徐乃昌撰

鄉齋叢書本 民國四年自刊隨齋所著書本

(陳慶年叙)方言之作，擬於子雲近世編輯發端，蓋浦東治繼之更爲續補經傳，故記摭拾略備程書僅數翻不能成卷，分書錄之而已。然其後已無繼者，南陵徐君積餘獨好此學，博訪羣書，重加綴輯，成續方言又補二卷，余讀而善之。隋前諸書杭程所輯，最加意，而如尙書、大傳、注顏氏家訓，皆爲所遺。高誘淮南注陸璣詩疏，陸德明釋文之類，採之亦未盡積餘爲之考徵，一一鈔納，並旁搜雅記廣羅逸典，囊括唐宋小學諸書，其錄之一衆經音義者，多至八十餘事，隱依爾雅篇目，以差義類，一如杭氏之舊，倫族畢記，繁可誦。嘗謂周秦輯軒方行列國求記，殊言得之非易，故君平精記不逾千言，翁孺略述財有梗概，一人獨集，都水猶難。子雲把翰齋素二十餘稔，沈志構綴，乃就斯文，何其勞且久也。今則絕語異言紛綸羣藉，攀採墜文，非問奏籍，輯綜逸義，無待道人，圖成於逸，當茶同情，而杭程以往，去轍已遠，來軫無塵，自非雅懷，若爲換集，余嘉徐君之積，重念其曠涉之益，子駿不云乎？今聖朝發精，殊語滴子雲攘意之秋也。固爲徐君日望之光。緒乙未七月丹徒陳慶年。

廣方言一卷 清陶憲會撰

靈華館叢書本（光緒乙巳初夏陶氏家塾刊藏二陶遺藁中）

續方言新校補二卷 清張慎儀撰

箋園叢書本

（趙藩跋）右續方言新校補二卷，陽湖張君芋圃，卽其曩所習之續方言拾遺，張皇補苴以成之者也。將付排印，辱以見示，藩學殖荒落，又因籍領，何足以知之。顧自束髮就傅，粗聞雅言而魯論文莫實，實燕齊語，周禮象胥掌諭四夷，是知不通方言，無以說經，無以應事。其後七偕，計吏奔走於黔楚，宋衛之郊，中間留滯吳越，困頓燕冀者，又有年；江河南北，各操土風，舌腹舌頭，冥悟髮髯間，託銘槩破碎無取也。當是時中外交通，海舶侏離，重九譯者，應接不暇，朝廷乃開方言之館，造專對才言語一科，俟其禱而然，而齊傅楚咻唇吻殊絕，周鼠鄭壤，事實舛謬，一國且然，安問五洲。故識時務者，謂諸夏宜以畫一言語爲開宗明義，芋圃其知之矣。溫故知新，由聲音以得文字，是書出，必有如略例，所謂做法雄書，精纂萬國方言者，則芋圃津逮來哲之功，不在子雲下，豈特爲杭程之益友云爾哉。光緒乙巳臘八日劍川趙藩書於江陽分巡下南使置之抱瓮齋。

(略例) 一杭氏續方言一書，專錄古籍，所稱引分別部居，略依爾雅程氏又發憤修訂，洵稽古者之津逮也。惜各本均未精審，予乃箸拾遺記及校勘記，終嫌零雜，茲復理而董多，以便省覽。

一、杭輯程補有與雄書重複者，有庸入六朝後語者，有舛誤者，未免朝亂其例，因取所用各書，精本逐條勘之，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補者十之四五。

一、古籍所載方言，采不勝采，予讀書不博，難言該備，海內迪人，幸惠教之。

一、予於是書之外，更輯方言別錄四卷，蜀方言二卷，亦可羽翼雄書。方今中外一家，萬國來賓，侏離交涉，動多扞格，朝野病焉。於是設館開校，延聘外人教士，以東西之語，繙譯之學，正宜徵法，雄書精纂，萬國方言示之前馬，予謝不敏，請竣達者。

一、拾遺成於戊子，越二年庚寅，就正於吾友王晉卿序，而付梓。今書已遠并，而王序暨杭書原序，仍增卷末，藉以考見是書緣起。

(附續方言拾遺原序) 續方言拾遺二卷，陽湖張君芋圃所輯也。往者仁和杭大宗先生，曾有續方言之作，已卯之歲，樹枏又與霞浦吳君彞臣補其缺漏者，近百三十餘事。今觀芋圃之書，知其掇拾杼補，爲鄉所未備者，又復往往而是。蓋逸之功如此，其靡旣也。儀徵阮文達公以爾雅者，爲王都之正言；孔子懼小辨之破言，小言之破義也。於是爾雅以觀于古，凡誦詩讀書，執禮正言之，不一雜以齊魯之方語。後世學者，不達其旨，乃至殊讀異音，更亂經典，一字而形聲遞變，一書而彼此兩岐，彪然錯淆。

莫可究紀。西漢儒者。楊子雲氏乃探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勒爲一書，以明之文字異同之由，其時非盡以爲典要，而可據也。傳之既久，孔子刪定之書，既紛紜莫得其一，當於是學者，即方言之變轉，因聲以絀義，因義以尋源，假借引伸，而聖經之真，時有冥合於千載之下者。故何休許慎鄭康成高誘王逸之徒，多以當代土俗之言，解說經義。晉唐以來，述焉而不絕，此皆禮失則求諸野之意，而芋圃所爲勸勸摛拓，敏心力以從之者也。嗚呼！雅訓之亡，至今不知凡幾。經數千百年兵戎水旱流離滅絕之餘，古方言之變遷，若其亡而不可復知者，又不知凡幾。樹枏嘗輯畿輔方言，證古今語之異同，如慧之爲鬼，讓之爲讓，縣之爲僂，伏之爲抱，匙、瓢、鉢、盞之屬，蘿、摩、燕、蠶、蚰、蟬、蟹、蟬、緝、鶯諸物之名，古方言之存者，十僅一二焉。吾安得廣識通聞，知殊方絕域之語，有今代子雲其人者，與吾芋圃懷鉛提藥，一就證其存亡也。光緒庚寅正月三日新城王樹枏識於青神之止園。

按此叙刻於卷末，另有李子榮一書，無所取不錄。

方言別錄

清張慎儀

箋園叢書總目四卷

箋園叢書本

(慎儀自叙)李實作俗語，丁鐔作俗語字考，率多舛墮，末盡典覈，以視子雲方言，曠乎後矣。而楊震

之關，輔古語，苟爽之漢語，張澍之秦音，則庶幾子雲矣！而其書又已佚也。方（原註）近人王曾補入
今惟仁和杭世駿續方言行於世，乃棄取古傳記中六朝以前，方語裒集而成，是爲揚後最精之本。通本
然自揚訖今，俗語猶夥，概見羣編，亦助擡藻竊師，杭意謬審方言別錄一書，訂爲四卷，末學黠淺漏譌靡一儻，後別有所見，再當補正是編也，聊以示例云爾。宣統辛亥秋張慎儀序

廣續方言四卷

清程先甲撰

光緒二十一年排印本 千一齋（宣統二年家刻）叢書本

（程先甲自叙）丁酉歲廣續方言定本出，謫先生禮卿，鄭子太夷亟稱之。太夷且爲置卷，揣即排印數百本，十餘年來，詒餉略盡，細繹之餘，或有移易損益，輒識行間，今歲迺復刊之。視了酉本，刪有四，增注者十有三點，定者八曲園老人，暨白沙陳二子所遺之書，皆前本所未及，亦最衆焉。三弟先科良賢，見余著書，恒壯之前，卷尾先科審校字，今重刊是書，弟已天逝久矣。然痛之甚，故卷尾仍題其字焉。宣統二年太歲庚戌四月先甲記

（俞曲園書）僕以虛名浪播海內，時局大變，吾道將窮。東坡云：垂死初聞道，平生悞信書。每誦斯言，爲之太息。而足下又虛相推許，盛爲揄揚，雖承賢者之正懷，實非鄙人之私願也。伏讀大箸數種，具有本原，非同掇拾，既欽爲學之日益，亦欣吾道之不孤。廣續方言中，吳楚謂之瀨，今江東呼爲蛭，蟻，此二條

宜酌蛭蟻句似宜。據慧琳原文，於句上增水蛭二字，本不無蛭字，吳楚句或連上引王逸注爲文，未知可否。又一條云，其河彼俗謂之燕支河，其字上無所承，亦似宜酌此等處，均無傷全書之美。既承見示，輒布陳之。俞樾頓首。二月十七日。（光緒壬寅）

先甲按曲園先生此書被飾備至，誠非所任，然亦足見老輩之德雅矣。所言灑蛭蟻燕支河三條已改正，今曲園先生墓草已宿，循省手墨能不潸然。宣統二年四月先甲記。

「丹徒陳善餘徵君慶年書」前來一紙，久經誦悉，近于初九日又奉手楮，題曰一紙已交與壽民若木矣。并展讀大箬，廣續方言，搜羅既當，體例亦精，而排印又疏朗可觀，令人快慰不可言。印完以後，當紬繹首尾，勉作一書，以塞前諾。屆時必望先行寄示，暫緩裝訂，諒不急急也。郭刻方言，得便郵致，亦欲少加視檢，方能著筆。弟最近頗發火氣，終朝栗碌無穀可狀，纂輯趕畢以後，擬仍返舊巢，庶可嘗得瞻近。小弟陳慶年叩。四月十七日。（光緒丁酉）

（如皋沙健孝太史元炳來書）承示大箬，廣續方言二冊，蒐采繅博，既杭程二家之書，多十之五六，可謂勤矣。匆匆徑覽，困有芻蕘之見，謹獻左右，以備采擇。方言六由迪正也，東齊齊徐之間，相正謂之由迪，尊箸引玉篇云，青州之間，相正謂之迪，顧義蓋出方言誤，由字耳。方言七北燕之外郊，凡勞而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侓，莫尊箸引樂肇論語駁云，燕齊以勉強爲文，莫文侓聲之轉，變義蓋本方言此二條，似與揚書復，北方謂強直爲懷楚人，謂相調笑爲哈，隴西以犬子爲猶，（纂文誤，于字當依說文）並

與杭書同特徵引異耳。然大揣引據詳核洵爲訓故有用之書。異日得綴學之士如錢氏鑿疏揚蕢沈氏疏證杭書之例。寧爲申釋亦小學之管鑰也。方言爲釋五方通語之書。其有稱名義不言某方者疑經後人竄效其逸義。往往見於他說。方言薛殖立也。薛通作傳。周官太宰疏云東齊人物立地上爲律。方言齧餽也。說文云吳人謂祭爲餽。方言龠喊噉噉聲也。今吳人謂呵曰喊。方言綴也。玉篇驟吳人呼短物也。斯類不可備舉。據此知方言不云某方者。半由譌效非盡原書矣。質之大正以爲何如。今廣方言館開朝庭勤求四方環特之彥。將以考驗異俗之語。通之政事。劉歆所謂子雲攘意之秋。蓋在斯時矣。足下儻有意乎。小弟元炳再拜五月二十一日（光緒丁酉）

（朱孔彰跋）右廣續方言四卷。余友江甯程君一夔所箸。沿子雲之例。於杭氏輩浦。程氏東治續補二編外。又求得千數百條。用心可謂勤矣。杭氏采輯未備。程氏補亦無多。間有重複。且采及宋人書。君所輯則斷自唐止。其精贍殆有過焉。余承先業。嘗習許君說文。知說文大半據方言。不獨關東西等句。即單詞重言。亦多采子雲說。今方言數遺。莫能憶耳。杭氏所求復者。如禿部逆下關東曰逆。關西曰迎。人部債下東齊謂之債。方言已見。余友陳君善餘嘗言之。余又檢得橋摺一條。咄嗟數條。亦與方言複。又檢得女郎姐下蜀謂母曰姐。杭氏君又求廣韻姐。羌人呼母曰姐。廣韻亦本說文。惟蜀與羌略別。姐下楚人謂女弟曰媚。梳程皆未求。君又求玉篇媚云。貴切。楚人功妹曰玉。篇亦本說文。以加切音。自不爲複。要皆通人緒餘。隨手攬摭。皆足爲訓話之助。君又有續方言小記。分略例校議逸文雜證諸篇。其說蓋益精云。

長洲朱孔彰

附凡例

杭書所引說文，爾正，郭注揆之揚書，輒多犯複；蓋說文多原本，方言郭注爾正亦然。則非方言本文，亦見注中。至注疏釋文，陸璣詩疏有本方言立文者，杭氏聞亦誤引均爲失檢；若夫長洲程氏所輯，亦有一條與揚書複，先甲于揚書探討勤檢，然兩家之弊，恐亦不免。

許叔重淮南注，今已佚，杭氏所引皆據他書，而輯第未標明何書，亦似稍疏。茲則必稱某書所引，或羣書互有異同，或文與今本頗多出入，閒加案語，以備參稽。

書中所引書名，多從簡約，如唐釋應元一切經音義，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但稱立應音義，慧琳音義，太平御覽，但稱御覽之類是也。

篇中所云，原本玉篇者，黎刻日本本，玉篇零卷也。云廣益玉篇者，大廣益會玉篇也。所引廣韻，乃光緒澤存堂錄本也。間以黎刻日本本校，卽注其下。

篇中所采，嶺表錄異，酉陽雜俎，頗涉小說，第山海經，博物志，杭程二家，各嘗取諸亦以稍近雅爾，至西京雜記，雖云僞撰，要亦唐以前人所爲。若禽獸經，則出唐後，故從舍旃。是編輯于光緒壬辰，嗣以疊遺喪故，久不復省。丁酉春病中，發敝篋，諸藁叢殘，黯然自慙，適舉是篇，先加排比，用跋匡糾。

光緒二十三年太歲丁酉，江甯程一夔先甲自識。書中所言，與揚書複者二條，其青州之間，相正謂

之迪一條，丁酉排印本有之，今已芟燕齊以勉強爲文莫一條，則未芟；蓋此條較方言多一齊字，且方言之異，屬聲轉者半，爾疋之同，實異名者，亦多聲轉，揚書亦然；未可以其聲轉而弄之也。至書中所舉，僅一條，哈一條，猶一條謂與杭書同特徵引異，則識語所謂與兩家所引之書不同，而文義相類，亦資參證者已。標其例故未芟宣統二年夏四月先甲記。

廣續方言拾遺一卷 清程先甲撰

千一齋叢書本

（先甲自叙）余既纂廣續方言，其後別爲廣續方言拾遺一卷，四方學者見書目有拾遺，輒以請余病其少也。弗之出，或曰程氏東冶續方言補，才百四條耳，今拾遺已百有七條，而又彙博之廣續方爲之先，以是福焉。少乎哉，余嚙然。今歲乃最錄刊之，其義例亦猶廣續方言引書，斷自唐止，序次依爾疋而弗標目，嗟乎小學者，管鍵經學者也。方言者，分徐于小學者也。自國學隕墜，習學小者，日益稀，承學者幾莫之師，甚矣其衰也。然曲園先生于前十年嘗大憚經學小學淪喪，余決爲必不廢，今經科大學文科大學，咸督肆小學諸書著，爲令各行省學校，亦有以小學諸書爲課本者，余行乃幸中。後之君子，其亦有涉于此乎。宣統二年太歲庚戌四月江甯程先甲一夔自序。

以上卷二

釋常談二卷

宋無氏名撰

說郛本 格致叢書本 百川學海本 五朝小說本 四庫本 前宋樓藏書志雜子三卷鈔本

（自叙）世有輕裘公子，長銜少年，策王轡於春朝，風流可愛，酌金壺於月夜，逸樂無偕泊乎。陪佳客之談諧，與儒士之言論，理涉隱諷，不究津涯，幾至面牆，真可痛惜！遂乃採古經之秘義，撥前史之奧詞，僅以成編，隨目注解，總得二百事，名曰釋常談，庶有節於蕪詞，固不愧於博學，其或繼玉塵尾者，無倦習諸云爾。

四庫全書提要

考陳振孫書錄解題曰續釋常談二卷，秘書丞龔頤正養正撰。

（原注）蔡王

二十卷此說說十字疑案今王先謙校本作二十卷昔有釋常談一書，不著名氏，今故以續稱。凡常言俗語皆記其所始，然則此書之作，在龔頤正之前，當出作宋人手矣。原序稱隨目注解，總得二百事，而此本僅一百六十事，殆後人病其冗濫，有所刊除歟。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釋常談一書，作者不著名氏，其中援引蕪陋，極有可笑。至以鷓為右軍，筋為趙達，音為小寇，子夏瘦為智囊，醉為倒載，竟食有彈缺，五遷為盤庚，子死為喪明，聲為鞋，橫皆謬誤不經，似村學究所為。其引負荆一段，尤似打鼓上場人語也。云云。今該其書如謂程著，為程據謂夫婦不睦，為參商，謂載帽為張蓋，卸帽謂傾蓋，謂鳳兮鳳兮為孔子之語，謂屣步為不桀鞍馬，謂膏盲之疾為膏悼公，謂秦醫為盧醫，謂董宣封強項侯，謂飲酒滅燭為絕纒，謂自稱己善為媒齊東之譌，展卷

皆是，尙不止擊瀾之所摘，而災梨礪棗流傳五六百年，亦事之不可理詰者矣。

俗言一卷 明楊慎撰

函海本用焦吹刊本李調元校 重訂函海本 升菴外集本

（李調元叙）有聲則有字，有字則有形，有形則可措之而成語，書之而成文，雅俗雖殊，其中於六書之用一也。先生博取傳載中通俗之言，無他意義可稽，而爲人之所習，不加察者，一詮釋，俾覽者怡然解而渙然釋，是謂讀書得間者乎？或曰：旣以爲俗言矣，而今人卒不道者何也？曰：言語之用，視風土爲轉移，以南北人之殊，而語音歲至有不可曉者，況古今之遼遠哉！余近亦有方言藻之作，雜取詩人習用之語，編綴成篇，雖猶先生之志乎，而疏注之精，引据之博，脉先生覺眩乎後矣！童山李調元兩村序。

俗呼小錄一卷 明李翹撰

明瞿祐宗吉甫集九十八種，居家必備本。又居家必備百餘種本。清陶珽輯續說鄂本。

（翹自叙）船家梢子也。又爲梢公，今皆稱家長或船家長，杜詩中稱長年三老，蜀方言也。今流俗語音，余略疏于後，以俟間俗者。

方言據二卷 明魏澹議

（四庫全書提要）是書乃紀四方言語之義，而求其可據者，凡二百餘條，多見考據，然其中亦有字出經史，本非方言，如張口笑曰哆，頤下曰頰，足背曰跗，毛多曰毳之類，小學諸書，義訓甚明，無煩更爲索解，又如畔牢之與畔愁兒良之爲郎，皆聲音之轉，亦非因方域而殊，乃一概闕入於輶軒絕代語，體例頗不類也。

方言據二卷 明岳元聲議 附方言據續錄五條

學海彙編本

（元聲小引）鄉人所習談字，對官長及異鄉人言之，輒用爲笑，謂有其音無其字也。然多有來歷者，冬晴家食，心手俱閒，偶錄所知，得數百種，虞其散漫，綴以成帙，因思古重字，如揚子雲漢世大儒而就業者，皆云間字；又著方言以志四方音語之異。韓蘇二公著詩多用諸書古文奇字，及方土之語，其留心字學如此，許慎云：依類像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形與聲相益，而字於是孳生不窮矣。余思結繩之前，原無文字是事，是物不過口相傳語，五方殊俗，聲氣亦異，蒼頡作字以摹之，始通爲一，蓋有聲而後有畫，有畫而後象之以形，形不能盡，而後指事會意之六義出焉。取其近于天地之正者，以爲準聲，教四

違以成同文之治，厚本于此，當其未通之先，謂非蒼頡一方之言不可也。春秋所書，如鄉婁於越之類，尙且不廢，後世不講六書之義，各從所習互相詆笑，此非彼是孰能定之。余讀經史百家，參之韻學，或者諸本字，成音字相近者皆錄而存之，至于方音正音齟齬不入，及屈有常談之字可通，惟俗者不與焉。要亦隨觸計之不能盡者，尙衆也。卽此知同文之教，淺賢者遠本非方俗所因。有好奇如子雲者，或亦在所不棄，類畢因題其首。乙卯仲冬月書于硯北軒，澁廬山中人識。

恒言錄十卷

清錢大昕撰

文選樓叢刻本

（阮常生叙）嘉定錢竹汀先生負高世之學，爲天下所景慕。卒之日，士大夫莫不悼老成之彫謝焉。家君知其遺稿，尙有未刊者，書以詢之。旣而先生仲子東塾，攜數編至，其疑年錄等書，率皆手蹟，編錄恐尙未經寫定，惟恒言錄首尾完善。家君因以授常生，且誨曰：學者實事求是，一物不知當引爲己恥。常生謹受卒業，因思北海鄭君網羅衆家，括囊大典，至其箋詩願言則噤，則曰俗人噤云，人道我注禮夏后氏以楛豆，則曰齊人謂無髮爲禿，楛蓋即鬢而噤，則今人猶然自服，子慎通俗之又不傳，此道幾於絕響。非先生孰克成之。常生爰借詁經精舍友人烏程張君鑑各補注，一二用琴諸家說，以貽同志焉。嘉慶十年夏五月揚州阮常生謹序。

(李慈銘孟學齋日記) 恒言錄分吉語人身交際毀譽常語單字疊字親屬稱謂仕宦選舉法禁貨財俗儀居處器用飲食衣飾文翰方術成語俗諺有出等十九類。皆標方俗常語字，而引據子史說部詩文語錄各書，證其出處，大抵與翟晴江通編相出入。阮文達之子，常生及烏程張明經鑑，又爲補注所未備，前有常生序，言鄭氏箋詩願言，則曉曰俗人曉云人道我注禮夏后氏以楛豆曰齊人謂無髮爲禿，楛蓋楛即變，而曉則令人猶然自服。子慎通俗之文不傳，此道幾於絕響，非先生孰克成之云云。其言可謂有據。

(李慈銘荀學齋日記) 有妄人趙某者，素不知書，亦竊購奇零小書，以自誇炫，嘗得錢竹汀庸作恒爲言錄寫本，不知其已刻也，深祕之，改造書名，冒爲已作以示人。

(章炳麟新方言自叙) 自揚子雲纂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賴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言，不相遠，及其作恒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徵，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概。

直語補證一卷 清梁同書撰

類羅庵集本 昭代叢書本

(同書自叙) 余嘗輯直語類錄一書，分甲乙丙丁四卷，甲載經傳史漢通俗之文，乙采里巷鄙談

全語；丙則古人詩句之引用俗諺者；丁則常用俗字以見于百家小說爲準。其有非杭人所稱，而它省方言得之所聞者，別列戊部，戊者附也。眉居江氏金圃謝氏，皆爲余序之。自晴江翟氏通俗編出，該博有加焉。遂悉屏去；然其中亦有翟氏所遺，或舉一語，而徵引不同者，隨手記存，不復類次名曰補證，采以質之晴江云，二序附錄幸舟冬日山舟書。

（沈蕪意跋）晴江翟氏作通俗編一書，梁山舟先生病其多所漏略，或援據非的，乃作直語補正以規之。評者謂其摘鉛次藥直等，揚子雲方言，顧書中所採，撫有與今本不同者，如西蠶肥遺食之已癘，郭注云癘疫病也，而引作無時氣病也，唐六如戲題壁曰君昔訪我，我沐浴而引作楊祠部語，大率各隨所見本，要於街談巷語，明有証佐，用以補通俗編所未載，使翟氏見之，有不首肯者哉。庚子秋日吳江沈楸意識。

（附江衡叙）戊寅夏秋之交，旅次失理，病發於目，瀕於腹，欠伸呼號，猶莊寫之越吟也。山舟居士聞而爲之起，疾手寫直語四卷，見投讀之灑然霍然。夫所謂直語者，取劉彥和釋諺之義，類次吾杭街巷之瓌辭危語，而徵引于經史雜說著也。昔揚子雲把三寸弱翰，齎素四尺，會上許孝廉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于藥，其用心誠勤矣。山舟以清敏敏妙之識宏，通博碩之才，出其緒餘，纂成簡畢，鄉音里諺，入耳能通，典故稽復，何所遺憾？與衡本杭人，喜聞杭語，宜乎其疾之去體也。莊生曰：舊國舊都，望之惘然，而况乎昂弟親戚之譽欵其側者乎？于是繕而述之，爲識數行于卷尾。眉居江衡。

(謝墟敘) 周官誦訓掌道方志，道方歷訓，方氏掌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古者方言，蓋有專官有成書所由，以知地俗而同民風也。秦漢以來，官不具而書亦亡，揚子云：舊書雅記。故俗又云：皆古雅之別語也。知委巷之談動，出典訓日用不知，遂忘其祖山舟集，其杭俗常語，以證于古命曰：直語。吁，曲學無稽，乃以宵寐匪顏，扎闕鴻麻，誇潤飾不如鄙諺爲有本矣。是書也，其有三代直道之思乎？戊寅八月東豎散人謝墟序。

方言藻二卷

清李闕元撰

函海本 重訂函海本 日本昌平選官板六然堂輯印昌平叢書本

(調元自敘) 方言藻者，古今詩詞中所用之方言也。方言不可以言文，而文非方言則又不能曲折，以盡意，故不知方言者，不可以言文也。然而人之有文也，又非必求方言以實之也。往往有無聲之韻，至俗之詞，自然流露於吐俗之間，若有字若無字，若可解，若不可解，文與義兩有所不居，而未嘗不曲折以盡其意。天籟自鳴，人所共曉，如是者謂之方言也。可即謂之文言也，亦可，予少讀唐宋人詩，間有一二字，索解不得者，執義理以求之，則愈固而不可通，及沈潛而觀其意，反覆而熟其詞，又若必得此一二字，而後快耳。欲稍更易焉，而不可得者，其足以發欲言之詞，而寫難明之情，蓋莫妙於此，此所謂自然流露於吐屬之外者乎？夫乃知善爲文者，無不可達之意，無不可盡之言也。揚子方言炳於世矣，而茲復從詩

詞中，求所謂方言藻者何也。方者鄙俗之謂方言，而適文之用，則謂之藻也。固宜因於暇日，摘而彙之，使人知昔人詞章雖雜之里巷鄙陋之言，亦未嘗無所本也。至若白樂天之老嫗，皆解元裕之所謂語言，通眷屬者，則其功力純至妙合自然，又非可執一二方言求之也。童山李調元序

操風瑣錄四卷 清劉家謀撰

廣倉學舍叢書本

（家謀自敘）漆園吏曰：女聞人語，而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天籟。聞處天下之東南，於卦爲巽，於象爲風，其於籟也，純爲天者也。區之以地間之，以人，其於籟也，猶之乎純乎天者也。夫沈孫以還，三代之古風，幾爲純響，自建州吳棫始爲言古韻，而鄭庠楊慎之徒，始奉而揚之，自吳郡陳第始言古音，而顧炎武毛先舒之徒，始取而播之大塊。噫！氣閩人其爲之蘋末哉？不揣固識而錄之一郡之內，他不及焉。風所自也，並及方言，方言者，風所存以備采也。道光二十五年歲在乙巳，蓮花生日，疾官劉家謀書於懷藤吟館

（章篋敘）始吾見吾友黃肖巖，撰榕城方言古音攷，心喜極，相見輒憇，憇其成，而肖巖卒，忽忽不暇，今乃得苞川操風瑣錄，嗟乎！此城不朽之作也。音韻之學，吾閩最精，吳才老陳一齋皆閩產也。國初安溪相國，尤爲神解，欽定音韻闡微，半出其手，近則推替海願其書秘，甚弗傳其散見於何氏學者苞川猶時

時指其誤，前賢寧不畏後生哉。苞川之兄，奐爲教諭，亦究心於此，嘗書數十卷，惜未及卒業而死，而其友黃陳金城二孝廉尙存，皆小學之錚錚者。昔杭世駿箸榕城詩話，譏閩人爲烏音禽，（原注）四字試以此示之，當爽然自失也。丁未七月，長樂弟謝章鉅拜敘。

（原按）苞川此書，尙有散謾處，亦有錯誤處，尙須整理，余曾指以問苞川，曰：然戊申跋。

鄉言解頤五卷 清袁齊老人讀

家刻本

（袁齊老人自敘）古之善於立言者，曰有物，曰有章，物著實也，章文章也，蓋無實則事不足徵，無文則行之不遠，文實兼備，乃能信今傳後，卓然成不朽之著作，足爲立言者程，然而不盡然也。農諺童謠，村歌輿誦，散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非必期有物有章也。一時偶觸之機，於天時、地理、人情、物態之蕃變紛紜，莫不自鳴其所見，而其高下長短之音節，亦成自然之天籟，而不戾乎風人。韞軒之所采，芻蕘之詢，良有以也。余閑懶成病，抑鬱經年，親友時以余之所苦，問余習而不察其所苦，因問而畱然試坐，果苦坐，試行果苦行，試臥果苦臥，始知徒自喫苦，感慰問之情，而愈不能不於苦中尋樂處，鋪綴自如，腹未負余何苦，丹鉛不廢，舌尙存也。余何苦記事，殊雖亡，追憶七十年間故鄉之謠諺歌誦耳熟能詳者，此心甚慚然也。余何苦於是念之於口，而筆之於書，其言散而無紀，部之以天地人物名曰鄉言，爰頤命慕敬兩兒錄。

而校之，因示之曰：我猶未免爲鄉人也。生於鄉而不知鄉之俗味矣！知鄉之俗，而不聞鄉之言聲矣。以里闈真率之恒言，與市井遊誕之匪語，視無差別與頑而用器矣。爾輩生長京師，不知鄉俗，併未聞鄉言，何異居堂屋而未知營草茅，食稻粱而未見種禾稼者乎？禮反自始，樂操土風，渠水溯文瀾，歟！鄉言之章也。林亭說古蹟，歟！鄉言之物也。道光二十九年歲在己酉冬，月瓮齋老人自識。

小繁露一卷

清俞樾撰

春在堂全集本

（樾自敘）世間極小之事，極俗之言，而皆有所本，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豈可忽哉！人特習焉而不察耳。余涉獵之餘，隨筆記錄，成此一編，用程氏演繁露之意，題曰小繁露。

俗說一卷

羅振玉撰

未見

（振玉自敘）丁亥孟夏，撰輯方言，里說之載，古籍而梁氏同書，直語補證，錢氏大昕，恒言錄，翟氏灝通俗編所未載者，爲俗說一卷，俗說梁沈休文所著書，借其名也。齋居無事，爲此遺寂，續貂之謂，予無

辭焉。

面姚積舍
雜文甲會

方言考

方言字攷一卷 謝雅謀

會文堂鉛印本

(編輯大意) 一我國方言至爲繁夥，前賢箸述亦不多觀，其行於世者，非病其過高，即失之太陋；或止限於一方一隅，不足以供一般社會之應用，實我國談方言者之一大缺憾也。本編採集各家箸述，各種小說，關於方言之字句，撮其精華，成爲是書。用文言白話，互相印証，原委分明，使讀者易於了解，絕非隨意替代，及出自杜撰者可比，洵我國研究方言者，不可不備之書也。

一本書收載之字音字義，悉以各地之方語爲標準，從前字書多未收入，既可備學者互相講習之資，兼可補各種字書之缺。

一方言中所用之字，有非文言所習見者，驟見之未免詫爲生僻，其實皆人人口中常道之語，至爲平易淺近，一經指出，雖村夫野老，亦能索解讀者，得此一書，不啻聚各省人於一室，而互相酬答極饒興趣。一本書地名如保定，安慶，蘇州，杭州等，皆前清府名，今已裁撤，惟普通社會耳熟能久，故亦仍其舊稱。一本書原擬依字義分類，惟一字之中，往往兼有數種意義，不便分離，故以字典偏旁之先後爲次。

以上卷三

新方言 章炳麟

新方言校定本 掃葉山房石印本 掃葉山房鉛印本 日本排印本 章太炎所著書本 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至四十三期

（炳麟自叙）維周召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九年，歲在癸丑，澠月，在畢陬丁亥朔，章炳麟日自楊子雲靈方言，近世杭程二家，皆廣其文，撮錄字書，勿能爲疏通證明，又不麗於今語，錢曉徵蓋志韜軒之官守者也。知古今方音不相遠，及其作恒言錄，沾沾獨取，史傳爲徵亡，由知聲音文字之本，抵仁和翟灝爲通俗編，雖略反訓詁，亦多本唐宋以後。傳記雜書於古訓，翫然亡麗，俄而撮其一二，又摳不理析也。考方言者，在求其難通之語，筆札常文所不能悉，因以察其聲音，條貫上稽，爾正方言說文諸書，敦然如析符之，復合斯爲貴也。乃若儒先常語，如不中用不了了諸文，雖亡古籍，其文義自可直解，仰安用博引爲然？自戴段王郝以降，小學聲均柄焉。復於保氏，其以說解典策，諫然理解，獨於今世方言，甚蓋如也。戴君作轉語二十章，其自述曰：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揆之至約，五方之言，及小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濁，必各如其位。昔人旣作爾正方言釋名，余以爲猶闕一卷書，擬爲是篇，用補其闕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原注善哉！非耳順者，孰能與於斯乎？轉語書佚不傳，後昆莫能繼其志，名守旣慢，人共以小學之用，趣於道古而止微歟？不知其

術雖家人簞席間，造次談論，且弗能自證其故。方今國間日陵夷，士大夫厭古學弗講，獨語言猶不違其雅素，殊言絕代之語，尚有存者。世人學歐羅巴語，多尋其語根，溯之希臘羅甸，今於國語，顧不欲推見本始，此尚不足齒於冠帶之倫，何有於問學乎？余少窺楊許之學，好尚論古文於方言，未嘗暇也。中更憂患，悲文獻之衰微，諸夏昆族之不寧，壹略摺殊說，徵之古音，稍稍得其釅理，蓋有誦讀古畢之聲，既用唐韻俗語，猶不違古音者有。通語既用今音，一鄉一州，猶不違唐韻者有，數字同從一聲，清韻已來一字轉變，餘字則猶在本部，而俗語或從之俱變者，近陌紛錯，不可究理，方舉其言，不能究其何字，曷足怪乎？若夫矜之為光棍也，耿之為耳卦也，亞腰之為呼腰也，利門之為歡門也，其語至常，其本字亦非僻隱不可知者，不曉音均變轉之友紀，遽循其唇吻所宣，以檢字書，則弗能得。斯戴君轉語之所以貴，因以比類慮得六例：一曰一字二音，莫知誰正，衣開曰儀從聲類，則音如啟，依多聲，則音如又，物亂曰綺準，唐韻則聲如會隨轉語，則聲如糟是也。二曰一聲二字，聲近相亂，謂去曰，竭竭去雙聲，故言竭者，猶書去謂吃，原注本音此類曰啜啜吃疊韻，故言啜者，猶書吃是也。三曰就聲為調，皮傅，失根據地，不起曰，竊，竊因以聲訓，則曰賴詐受人，誰蔽曰謾，在兆裏，因以聲訓，則曰輓在鼓裏是也。原注此例即釋名音法去為甚，譯錄求其深義，則是指為本語，則非如天頭也，不可直以聲義直以聲為音。四曰餘音重語，迷誤語根，揭曰，揭刺以刺亡義，則蔽揭統曰，紇但以世亡義，則蔽紇釜曰，釜盧以盧亡義，則蔽釜是也。原注此例亦仿於古如魚，像有德亡魚，劉皇有，初亡皇與聲韻，逐語純亡本字者，又各有異。五曰音訓互異，凌稜難曉，村飯即盛飯，村卦即貞卦，村聽即偵聽，言村同所為，言村異在面，曰巴為輔，在孔曰巴為魄，在尾曰巴為把，

言巴同所爲，言巴異是也。六曰總別不同，假借相習，凡以手斂持通曰，又以手斂脅，則別曰侈，凡有所攝受通曰，用以口受食，則別曰膏是也。明斯六例，經以音變諸州國，殊言詰詘者，雖未盡僚儻得模，略足以聰聽，知原後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北墓之時，爲之理解，猶渝於放失，已會儀徵鐘。光漢申叔蕪黃侃季剛，亦好小學，申叔先爲札記三十餘條，季剛次蕪州語，及諸詞乞，因比輯余說，及二君所診發者，亡慮八百事，爲新方言十一篇。恨見聞不周，俟其有異語，語俟佗日補次之，讀吾書者，雖身在隴畝，與夫市井販夫，當知今之殊言不違，姬漢既陟，升於皇之赫戲，案以臨瞻，故國其惻愴可知也。目錄第次別記如左：

釋詞第一

釋言第二

釋親屬第三

釋形體第四

釋宮第五

釋器第六

釋天第七

釋地第八

釋植物第九

釋動物第十

音表第十一

附嶺外三州語

〔劉光漢後序〕五方水土，有剛柔燥溼之異，宜地勢不同，故其語言區別，管子淮南，旣宣之矣。竊疑艸

昧初聞，文字未緣，一字僅標以一義，一物僅標以一名；然方言既雜，殊語日滋；或義同而言異，或言一而音殊；乃各本方言增益新名，或擇佗字以爲代，由是一字數義，一物數名，彼此互訓，是曰轉注兩字，轉注非惟義符，抑且音近有雙聲疊韻，以通其闕焉。原注如考老爲雙聲於蓋古本一字，音既轉而形亦更，則一義不一字，有其音轉，而形不變者，則一字不一音，一義數字，是爲字各異形；一字數音，是爲言各異聲；然皆方言不同之所致也。故淮南之樂，析於周詩；夏楚之言，區於荀氏；而風雅之章，被之絃管，亦同字異叶，以通其變，非惟齊楚之音，見於公羊，離騷而已。昔周秦驕軒，方行禹甸，采覽異言，以爲秦籍。爾疋釋言，蓋本於斯。爰訖西漢，子雲好深湛之思，掇先代之遺言，驗殊方之絕語，沈志構綴，及成方言。語一而字殊，物同而名別；然字形雖岐，字音匪遠。子雲以降，載逾千百語言，遷變罔可詰窮，惟僻壤遐陬之間，田夫野老，宥於鄉音，而語不失方轉，與雅記，故書相合，或其音稍稍異古，亦與古音爲雙聲，雖韻部變遷，而不逾其大劑，可以得其會通者，往往而有通都大邑，類此者亦衆焉。光漢自幼治小學，竊有志於此，以爲淮南之言，雖稍岐出，然皆有所承受，如事逾其期，謂之楛，而翫惕之訓，載於左傳，身傾於前，謂之磬，而磬折之義，箸於禮經，觸類引伸，庶幾古義益顯，壯遊四方，獲從賢豪，長者遊通言別語，日聞於耳，聽習既久，知古語可以證今言，而今言亦可通古語。如鞠窮雙聲，漢法以辭，決罪爲鐘，今法以辭，定獄爲供，竊轉爲供，猶之鞠，轉爲窮，殺鐘互訓，古稱以兵斬人爲鐘，今秦晉間，亦以斬人爲漚，殺名爲漚，猶之殺名，爲鐘，此，今言因古語而明者也。吳人以格音爲語，端格句一聲之轉，故吳曰句，吳越人用阿音爲發聲，阿於古音相近。原注

自漢以前中原皆無聲，故越曰於越，淮泗之間，列瀕音於語末，婁語韻，故邾曰邾婁。原注今北方語無聲，於邾爲鳥以之代阿。此古語因今言而通者也。綜斯二例，亦擬略有撰述，稷築粗具，未遑編錄。及今相近則邾婁之語，獨行矣。

旅東京餘杭，章太炎適有新方言之作，方俗異語，撫拾略備，復以今音證古音，參伍考驗，經之對轉，連轉，緯之正紐，旁紐，以窮聲轉之原讀，斯書者，非徒可以詮故訓，達旨神，艸次應，對名實相應，亦無憂聞介矣。夫言以足志，音以審言，音和則言通，言通則志達，異日統一民言，以縣羣衆，其將有取於斯。仰自東晉以還，胡羯氏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關雒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亂，風俗頽替，虜語橫行，而委巷之談，婦孺之語，轉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則夏聲之僅存者。昔歐州希意諸國，受制非種，故老遺民，保持舊語，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復之勳，灑灑於此。今諸華夷禍，與希意同欲革夷言而從夏聲，又必以此書爲嚆矢，此則太炎之志也。儀徵劉光漢序。

（黃侃後叙）夫別國之語，其繇而化聲之情多變，變不可以致一，故陶鈞以定之，繇不足以合契，故形名以察之。然則正名之職，掌在外史聽音之事，屬諸神瞽，蓋先民之所勸乎？自子雲既沒，方言失紀，在昔遺語莫能，或通兼文學，日虛代趣，淺露雖載，藉所傳，常文所借，百物之本，名羣言之，達詰尙猶，迷失根株，取舍乖正，冀其權釋異言，傳之古訓，滋益難矣。其間頗有蘊集，故書依儼楊氏，或雜采俚諺，取足通俗，咸凌亂失次，噴而不亞，未足以掉聲音之奧，窺訓詁之原。惟餘杭章先生，生千載之季，直諸夏之微息，肩東夷弘此絕業，博詠代語，曲明聲類，今古文隱證，悉得符論於茲，閩巷猥僂，文士不道之言，本之皆合。

於說文爾疋已陳之語，絕而復蘇；難論之詞，視而可識；將以同古今之臭味，濟文辭之衰變，正書名之謬誤，成天下之覺，雖日不暇給，慮有遺，瓶始之業，規摹已闕，所謂知化窮冥，無得而稱者也。方今中國雖衰，學術未泯，宜有好古審音之士，紹隆斯績，黨令殊語皆明聲，乞無圍鄉曲相鄙之見，由之而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幾可觀，芳澤所被於是遠矣，侃也。愚昧嘗用謔聞，獻諸有道，蓋以大海蕩蕩，不擇細流，不賢識小，所以參左筆削，篇衰既定，承命敘錄，略陳所懷，仰贊徽爾云。爾弟子蕪州黃侃序。

〔嶺外三州語炳麟自敘〕廣東惠嘉應二州東得潮之大阜豐順，其民自晉末墮嶺宅于海濱，言語敦古，與土箸不相能，廣州人謂之客家隘者；且議其非漢種，余嘗問其邦人，正訓舊言，往往而在，即箸之新方言。其後得嘉應溫仲和所次州志，有方言一卷，自言與惠潮客藉通楊恭桓者，亦嘉應人，作客語本字，仲和能通音，均轉變其言，覩審恭桓稍駁，然本語皆實錄也。因刺取二家言，凡六十餘事，頗有發正，別爲一篇，察其語，概出于冠帶，不雜陸梁鄙倍之辭，足以厲攻者，褊心之言，則和齊民族所有事，寧雖涸灘望相之月。章炳麟記。

廣新方言不分卷 沈堅撰

載入獨立週報第念一念二念三期中

（擊自叙）今世士夫輒謂中國方言參互文語殊塗，數不溥及，實緣於此。遂相率詭更，舊文變亂，常

道師心，造作有勞，世俗者夥矣。於戲古教不講妻務，唯異軀是尙，舍本逐末，將焉用諤？夫中國俚辭殊語，宵陵雜無友紀，實能窮究音變，尋其臆理，然後諭于俚辭，動與雅訓冥合，殊語多因聲類相受。又何參互殊涂之足慮乎？孫卿有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察琿以疑衆宿循而知會遠，惟彼通人明而能融鄉者。吾師太炎先生嘗從事於茲，編訂六例，成新方言十一篇，昭朦振俗，厥功至經，堅以非質，獲聞緒論，竊嘗就所見聞，規摹成例，甫直遺履，舉若干條，愧未能多識舊章，博覽載紀，引證不洽，意必是虞，比於師作，其猶一壘壤有增，大山不知之加，吾知弗免，昭易赤奮若，隲月沈堅。

廣新方言不分卷

請陳啟形譯

載獨立週報念四至三十一期中 又民國十年北京益世報月

（啟形叙言）水土有剛柔燥溼之不同，聲音有輕濁歛侈之別，異中國員與廣博地勢區分，風尚各異，方言龐雜，甚至同省之人，覲面相語，句格不通，感情因以不洽，界限亦用此而分，各各自營於國事之進行，窒碍實多焉。是皆言語不能統一之故也。在昔姬周之世，設大行人屬象，論言語協辭，命屬聲史，論書名，聽聲音皆所以謀文言之統一也。迨古制銷沈，雅言散失，各執其方俗之土音，鄉黨之口號，歧離百出，不可究窮。子雲而下，知者實尠，績者杭氏而已。然中國書同文字，雖音識參差，而原流一貫，學者苟悟微僂聲之理，則異方殊語，不難貫通，土俗之音，亦多與正記相合，特讀書者，忽所未察耳。餘杭章氏，有新

方言之作，讀之感焉，思爲其續，課餘之暇，讀古人書，有所觸見，爰筆記之，通俗之言，明其出處，鄉僻之語，述意加詳，是箋箋者，亦禱碑將來統一文言之助云爾。辛亥仲春，自謫于鳩，茲之皖南學舍。

（獨立週報編者萃群附志）諸夏方言歧章已久，揚子雲始有方言之書。

通俗常言疏證

孫錦標

民國十四年南通翰墨林石印本

（錦標自叙）聞之宋鄧齋云：外國之功，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其論確矣。而要有故外國文字語言合而一故簡，且速；中國文字語言分而二故繁，且遲；況今所謂外國有外宋，所謂外國之外者，而中國猶是中國也？中國文字凡見於書籍中者，有與有則不雜，鄙俚之辭，此學士大夫之雅言也。若常言則爾雅方言所輯，皆是流傳迄今，常言往往有出於經史子集，而習焉不察者。當時引常言入雅言，後人即借雅言爲常言也。古書引諺，所在而是，不懂有書也。無書死語，漢諺至今存也。自魏晉以迄六朝，自隋唐以迄五代，文人記載，務爲雅言，市語街談，乃若縣禁，釋氏語錄，宋人始沿之講學，元人詞曲小說，則流傳俗語，靡入尤多，元距今僅五百餘年耳，宜今天下所常言者，元人語十占六七。余爲此書，以元人爲先，河使人知事有相承，因而求之，以通古籍不盡，墮文字爲白話，或亦通俗教育之一助。或謂既名通俗常言注，何以有云江北語者？不知其諸登來公羊有齊人語也之例。通之人言通，或又名從

主人之義乎。質之大雅，君子呵謔乎否也。甲子二月朔日孫錦標撰。

(徐昂後叔)孫師好法方言，嘗箸南通方言疏證，既欲充類衍目，自經傳至詞曲小說，蒐摭殆遍，部次竟名曰通俗常言疏證。徵引務洞其原意，有所會，則掀髯而笑，往往掖稿過戚，鄰肆座上口講，指話泊泊然不休，僕從驚視，至匿笑其絮聒，亦弗之覺。遇徒友勿論其人，注朝與否，輒引時爲之稱說，昂性迂拙，尤樂親，先生間研求方言，聲韻之變化，就而討論，時或然昂之說也。是編搜輯垂十年，稿經五易，皆手自繕錄，每際盛暑，汗淋漓，蒸蟲攢蟻膚，而伏几自若，冬寒硯冰，泓結指酸，皴瘃銀於屈信，猶呵凍作字，如蠅頭筆畫不少，蓋以自誤者而非自苦，且欲以喻諸人於戲，此先生之心也。甲子四月望日受業徐昂謹撰。

(錦標自怡軒雜箸自叙)或謂余日君編方言常言並成，蓋少休乎。余答曰：昔孔子假年學易，余不敢望若耆耄，而手不釋卷，如劉實王起趙逸崔元翰其人，余竊有志焉。自惟明年九月馬齒七十，又欲以前十九年，江易園先生所屬箸之南通鄉音字彙雜拾成書，補入說文小篆以誦癯於子弟區區之心，如是字彙約十六冊，挂漏猶多，每夕燈下茗餘，略補十數篆，含飴弄兩孫外亦足樂矣。

(例言)一是編專爲常言作證，故凡經史子集以及詞曲小說家言均資採撰，器前輯之，南通方言疏證亦用百分之二一。

一 所引皆古代國語，宋元語最多，近代新名詞概不關人。

一 所引或有屢見者，第泮其見某類而已，閒有彼此均注忘削而存者。

一 所引書籍中成語，一字不易者固多，或因述平日所聞，更改一二字，亦皆有之，不敢杜撰。

一 前人已箸之書，多有未得瑣證，而以意爲之者，其實有證據，在特未能檢出耳，茲欲證其誤，必先改其實，非妄指前人瑕疵也。

一 常言之謂爲三等社會所常言，故文學士農工商買婦人女子多有人人能道之者，他省亦然，不必限以方隅也。

一 用爲材料宜於尺牘及語體，與歐美常言往往暗合，亦可借爲中外人酬答之談助。

一 注音處如更音庚朝音潮下文，如有更字朝字，即不復注餘皆放此。

一 查書自民國二三年始，首尾八九年，稿凡四五易，不求期速成，但求的當，故疑者闕之，有至近日始覓得者，蓋搜索之難如此。

一 因隨見隨錄，不暇再究，原始如謂必始於此，恐又授後人以口實矣。

編者自識

以上卷四

蜀爾雅二卷

不著姓撰人氏宋志作李商隱撰

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並作三卷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蜀爾雅三卷，不著姓撰名氏，館閣書目案李邕鄆云唐李商隱采蜀語爲

之當必有據。

(紹興間定四庫闕書目)李商隱蜀爾正三卷闕

蜀語一卷 明李實謹 按八千卷樓書目作李君實誤

函海本重訂函海本

(實自敘)方言采於輜軒，離騷多用楚語，學士家競避俗摛雅，故賤今而貴古。人越而語，燕遂至混掇，名品倒易，方代以僕，觀之字無俗雅一也。夥頤沈沈，焉殊典誥，笑言啞啞，何異里談乎？實生長蜀田間，習聞蜀諺，眩於典畫不暇考，留滯長州，閒得以考之，雖儻農臧甬，驟疑方音，囁呀而皆有典，據如此君子，其可忽諸然，將知而毫及千百，曾不得一俟博聞者補焉。傳日，樂操土音不忘本也。西蜀進士李實識。

(李調元蜀雅卷二)實字如右遂寧人，崇正癸未進士，官至吳縣令，國朝寓蘇州，所著有蜀語吳語。

(原注)如石鳥人友正清源於費無不讀葛華後遂寓於蘇市隱居三十年著述甚富于仙樓以題甲官少司農終身方巾布衣如去有錄發者年八十餘卒事見說錄

按王聞遠孝慈堂書目有李實吳蜀語二卷一册則實所撰吳語當尙有傳本

蜀方言二卷 清張嶺儀撰

箋園叢書本

方言考

〔凡例〕一揚子方言兼采異國殊語，不限一域，斷域爲書，始于明李實，蜀語至清，而毛奇齡箸越語，賈臻錄，胡文英箸吳下方言攷，張樹箸秦音，王樹枏箸畿輔方言，皆勝于李予，竊蜀方言二卷，竊欲步其後塵。

一蜀地三十六萬八千餘方里，蜀人七千餘萬音，以地殊語隨時變，援古證今，動多舛誤，茲就所知，部別取錄，不過存什一于千百挂漏，誠所不免。

一通俗之書以翟氏瀨爲詳瞻，就其中擇與今蜀語合者，節增于編，以便省覽。

一是編每條備注來歷，明非臆造，其俗字如入穴曰闔，水坑曰述之類，俗語如談天曰扮龍門陣，誘騙曰扮門頭，不見記載，概從屏棄。

永年方言考一篇

李芳莎譯

載入永年縣志中

〔永年縣志卷十九雜志部附方言考〕楊子雲懷鉛携槩採四方語，作方言，蓋土音市語，舛譌相承，所在而然。然亦有暗合古義而文人學子，反失之者，未可槩廢也。涖人李芳莎博雅士，嘗稽經史作方言考釋永音，實則北土之音，類多同者，遂附而傳之。

〔永年縣志朱世緯邑筴凡例禮九修〕雜誌方言，俱是增入或補遺忘，或資譚，無意總遠于勸懲，不

嫌乎瑣屑。

（清汪師韓談書錄）永年人李同知芳莎作方言以釋永年之音，康熙初知縣宋世緯修永年縣志載之，今新志已刪去。

燕說四卷

清史夢閣撰

同治丁卯刊止園刻本

（夢蘭自敘）余嘗讀揚子方言，知委卷之談，動關訓典，習焉不察，遂忘其祖，吾燕爲幽燕舊壤，輔弼王畿，土風所操，豈煩象譯？然辨物稱名之際，傳聲寫貌之間，往往有羌童竈妾，習其語而學士大夫不能舉其字者，余心歎焉。居平涉臘羣書，凡遇載藉中，有與鄉音里語，瓌語巵辭，相發明者，輒截小赫蹏記之，積久成編，釐爲四卷，或據前言，或參臆見，古今不無異字，秦越亦有同音，以雅詰俗，以彼證此，斯真韓非子所謂郢書，而燕說者矣！因名之燕說云。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小陽月止園主人香厓氏自識於左右修竹之軒

畿輔方言二卷

王樹枏撰

畿輔通志本

方言考

（畿輔通志凡例十三）各省志風俗一門，往往雜采郡邑志，重複淆雜，今用十農工商冠昏祭臥以歲時分類編次，物產方言，亦參攷古今，力拙俚俗，以遠雅純。

（樹枏敘張慎儀方言拾遺）往者仁和杭大宗先生曾有續方言之作，己卯之歲，樹枏又與霞浦吳君彛臣補其缺漏者，近百三十餘事。

（又）樹枏嘗輯畿輔方言證古今語之異同。

（清張慎儀蜀方言凡例）揚子方言兼采異國殊語，不限一域，斷域爲書，始于明李實，蜀語至清而毛奇齡纂越語，耳繫錄，胡文英箸吳下方言攷，張澍箸秦音，王樹枏箸畿輔方言，皆勝于李。

驥按是書自七十八頁以上釋古方言，凡所徵引，以揚雄別國方言所載北方語爲宗，引爾雅說文釋名，玉篇諸書，中北語排比其義而系聯之，自八十九頁以上，釋今方言所徵，以清人箸書爲限，又錄各州縣方言於卷末，所取各州縣志焉。凡古方言皆考証訓詁，凡今方言，輒釋其物理，注明今北人語，今保定人語之屬，其州縣方言，往往論其音義。

越語耳繫錄一卷 清毛奇齡撰

西河合集本

（奇齡自叙）宋趙叔尙作耳繫錄，採方言之切日用者，編之成帙，予考隨韻，每有與越俗語相發明，

凡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韵多有之，因略爲筆記，名楚語，有彙錄，昔唐時極詬陸韵名爲吳音，豈吳人陸法，言外更有越人參其間與？

（四庫全書題詞）是編皆記其鄉之方言，而證以古音，古訓以爲與陸法言韵多相合，因宋趙叔向有彙纂錄，故襲其名。然叔向多述朝製，此則但一偶之里諺耳。昔揚雄方言，多關訓詁，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均入之經部，小學類中，是編皆里卷常談，似未可遽歸六經之末。然舊唐書經籍志載，李少通俗語難字，新唐書藝文志載，張推證俗音，顏愨楚證俗音略，李虔續通俗文，皆在小學類中，以類相從，古有此例，故今仍例之小學焉。

越言釋二卷

清茹敦和撰

嘯園刊本

越諺三卷

附越諺戲語二卷 清范寅撰

光緒壬午谷應山房刻本

（寅自叙）宋趙叔向採方言之有切日用者，編之成帙，名曰彙纂錄。我朝康熙時，蕭山毛西河先生考隋韵有與越俗語相發明，將居平呼其音而不得其文者，筆記廿四條，名曰越語彙纂錄。乾隆時，予鄉

茹遜來先生論今證古撰越言釋一卷予竊維揚子之作方言也爲鄴漢廷觀書石室脫直事之繇賜筆墨之錢博覽周秦輶軒奏籍之書殷問四方殊語異言而聚積廿七年成十五卷實越人也幼奉庭訓惟經籍制藝是務年十七而孤貧賤也衣食於奔走望洋黃河駐麓庾嶺遵濱甬滬臨歎荆湘步不能爲豎亥目不能窺荒徼耳不能聰陬澗而言不能通贍釋此苟矧子所謂越人安者者也然而南蠻歎舌之音予今聞辨多異方言舊載稽山鏡水之間油譚街談亦漸異髻齷所聞矣。

（原注）二三字節均目紙信其音及韻於拾爲收廿收九之

類蓋風俗古今隨乎時莊論戲譎更於世也烏覩南蠻新諺不亦誑罔於昔所云云者夫越疆當周秦之代西界之江東北滄海南徑八閩百粵耳各方殊語何能足至耳熟哉而勾踐故都固在會稽也且夫蜀莊沈冥林園閑子雲才遇萬胡一覩輶軒之採輯惟姬嬴所蒐崇矣遜來泥古絕筆俚言充類至盡將世可撓厥字書而婦孺皆言經典宇宙無諍其勢安能乃叔尙冑察不拘一方西河越語約略簡記遂使於越之區邈矣輶軒爾如志苑其土音之操口可得而言者手不可得而筆實不敏又不佞人今之人言今之言不識君子安雅亦越人安越而已矣爰据勾踐舊都之區信今傳古之語所口習耳熟者分編語音名物音義爲上中下三卷名曰越諺使言之於口者悉達之於筆淹雅者通今譎陬者博古詩首國風禮學官譯企遺意焉然而考古經史蒐討子集旁及唐詩登諸元曲通俗之編博燈之錄上窺六代之同文下逮百家之神說蓋編絕于獮祭而躡周乎鳥飛矣管窺蠡測妄擬鵬量魚網兔豈挂一漏萬涉獵君子幸垂教焉光緒二年歲在戊寅九月旣望會稽扁舟子范寅自叙。

（卷上語言部叙）邵康節誨學卦者，曰此先天數，並無語言文字也。然則有語言乃有文字，得文字乃傳語言；上古之人，禽翼獸蹶，蛇身虎尾，其鳴鳴，直而不轉，奇而無偶，此時無論寂無文字，且無所謂語言。故天開子地闢丑，而人生於寅，亦一萬年者，以其面目身體脫盡毛翼鱗爪，而爲髮膚，其臆、膂、腎、腸，化除獸心，蟲蠢，而有三綱五常，非一萬年之功，不全人道也。人道既全，語言乃出，出語者，聖述語者，賢不啻墳典，邱索聞而驚驚而學，皆天籟焉。然會意想像，如孩之呼乳，癩之指講而已。宓犧氏作人性靈，人道啓乃爲卦畫，卦畫者，有文無字，不言不語，而隱括語言文字之全，實爲萬世文字。傳語言之祖，而萬萬世人情世故，皆不出卦畫之中，此邵康節十二萬年之數，所由推衍，而獨得其奧旨焉。厥後水土既平，嫁稽維寶，驅蛇龍禽獸之同羣，改衣葉茹毛之舊習，山川靈其鍾毓，河海界其居游，九州殊筮五方異音，晉異言偏，欲殊語隔五常三王，乃制同文之書，以通其語言，而蒼頡作字所由肇焉。卽揚子雲方言之所由作焉。亦國史風詩之所由採焉。世之學者，輒以識字自負，豈知文字在後，語言在先？經史子集之文字，尤後方言，州諺之言語，尤先經史子集所載之語言，實爲人籟。方言州諺文字所不載之語言，乃天籟乎？文字爲譯語言而設，語言實生文字之宗乎？無文字有語言，已判人禽，古固可也。必雅文字而俗語言，卽今之世，且無從通問晤謝矣。必根經典，乃著文字，將異域殊方，言語不通，何由達政出治乎？如今海外諸番俄英法布德美杭梯來王，文字不同，言語不通，將先布文字乎？仰先達語乎？將文詰僅宣乎？俾待言語譯解乎？然則吾越之諺，卽吾越之語言，吾越之天籟也。亦當世士大夫所宜採備焉。是惡可以不輯輯語言。

（卷中名物部叙）天曰祁連地謂大塊，兩大之異名也。謂我爲塊，呼子爲囿，父曰耶罷，人類之異名也。酒曰竹葉，殄曰益膏，繞繡謂之襦褌，大俎謂之夏屋，飲食服器之異名也。雉曰野雞，魚曰水梭，花雞曰鑽色，龜甲曰神屋，犢謂之勞，蟻曰蚍蜉，竹曰个，橘，踰淮根南不夢馬，北不夢船，洛陽橋上鷺聞杜鵑。此飛潛動植之異名，而物產之異地也。一物一名，數名一物，物物名名，名以方殊，物以土宜，皆淹雅者所必搜，多識者所必及書，既有之，越亦同然，爰舉上天下地，中爲鬼神，極之草木，果蔬，分類辨名，按綱誌物，約舉二十四條，以徵越諺之實列，爲中卷括曰名物。

（卷下音義部叙）韻書之作，總以四聲七音，字書所詳備及一文一義，然而三十六母肇自西域，九音十二攝，韻首證鄉談旨哉！管子所載乎五方之民，其聲之清濁高下，各象其川原，泉壤深淺，廣狹而生，故於五音必有所偏，得蓋以人聲之發，根於天地之元音，土着不同，言語自異，幫滂莫辨，曉匣不分，風上使然也。吾越南山北海，東西界江邊塘中，瀦鑑湖沃野，言既音殊，義由音出，有土音之操，深合字母者，有事義之取散見字書者，不辦厥音，莫知越諺之異，不辦厥義，莫知越諺之聲，今摘其散見萬殊者，統列八條，而置之下卷，冠曰音義，由是越諺之一音一義，備具矣。

（例言）一今之紹興府城，即昔之越都，山陰會稽兩縣，同在府城所錄，各諺以山會城鄉之語爲斷。一司馬史祖陳涉世家，必說夥頤太白師仙作蜀道難開口說，噫吁嚱北征南山，諸詩兩都兩京等賦，以及石鼎鬪雞聯句諸作，謏陋之儒，視爲奇字麗文者，實皆當時俗物，俚言搜羅，撫拾信口振筆，而今

輯越諺原屬收探俗語而不拘泥文雅，故土音俗字毫不改避，改即非諺，避即不成諺。

一如下卷勿頑爲繇之類，雖不見於字書，欲達是諺，不能舍而他求，仿桂海雜志不好爲壽之例，譯通又如中卷疾病條瘕痧二字，亦字書所無，今從醫書撥入。

一塲罈蓋等字，相傳塾師爲農所窘，欲以裂代塲，以罈代蓋，以窻下代窻壘，農曰塲微裂顯罈小，窻大窻下罈處窻字坐炊處毫釐千里矣。蓋諺因義出，文從義殊，固不可假借也，今皆考出。

一是一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語言諺焉，中卷名物諺之異處，下卷音義諺之散見者，各經詳考詳註，三卷通閱，一以貫之。

一 中卷異呼之物，下卷別音之字，所有考據或在前，或在後，各隨紙隨，其習見之字，共識之典偶不加註，欲隨上卷音義，必熟此二卷，庶不誤喚官音，茫然是物。

一 自道光咸豐年間，忽有縮腳諺，如言腳字，借桁條柱脚之脚，但呼桁條柱三字縮住爲暗號者，不可枚舉。甚至走字借用雞毛枕帚之帚作走字，縮脚暗號，此如南人教北諺，如馬蘭頭爲生口筐子，腦袋何足取哉，概屏勿錄。

一 近來又有輕薄子，改字諺如言收拾曰收九，收廿言一千曰九百八十廿者，任意譌造，悅口易傳，將襲訛忘本，姑揭於茲，然亦弗錄。

一 有隱錄諺如言亮見亮，只說燈籠，照火把者，有類平謎，若東坡志林載僧讀經爲鑽色，魚爲水梭

花言尙可取，茲亦探入若干語；其借音不切者，棄之。

一 諺句有出典者，註某書名於下；有分見各書者，註明某某書；諺字出處，曰出其諺字音義，分見雜出考核統一者，曰從某，其不及繁引詳辯者，苦於刻資無多，故從省文博雅諒之。

一 凡字無音可音者，註反切有音可音者，直註某字，除去音字，亦從省文。

(附越諺條目錄)

上卷語言

述古之諺第一（原本本館錄目下注）此古諺之流傳見引於經史子集醫世之諺第二（原本目注）

俗之夫街巷則里之婦往往奉諺為詩書口習如吟引用之諺第三（原本目注）此諺之流傳見引於經史子集醫世之諺第二（原本目注）

格致之諺第四（原本目注）大學平治之道蓋不啻格物致知有人情物理至借喻之諺第五（原本目注）

此與之例時雖有之諺亦同於此類是也故專列占驗之諺第六（原本目注）事乃有庸夫俗婦一語破的而

不忍割時事定者蓋數千百年屢古屢驗知及仁守斯有是壽壽何忍割之乎諺諺之諺第七（原本目注）

實段為諺一語具識諺之諺第八（原本目注）辨力辨說辨併優隨化有由來矣越諺又謂之打暗諺今猶若于語

列為一條如事類之諺第九（原本目注）事不一類以類聚之類有異於此焉數目之諺第十十只之諺第

十一（原本目注）只音執語助（文）余冠冠覆而設之忱然大悟變然而笑語問曰子知越諺有十只乎

人猶謂我矣學無常師益信十當之諺第十二（原本目注）或豐庚申之歲初大際抗予居鄰里歲友識

每平今講越諺則遺失之說

八。以四兩不全者乃稱音羅與十只不能增損者。頭字之諺第十三。原目注：頭字多實用人標春秋元命
 必有偶其信然乎今亦稱之。自笑追次於是矣。哩字之諺第十四。哩字出陸羅尼元入詞助給助越
 用之或虛未有用假助語者。有之自題。詎給茲精其哩字之諺第十四。爲助尤多抵以哩作與解隨錄若
 能盡後形不。翻譯禽音之諺第十五。冒罵譏諷之諺第十六。孩語無歌之諺第十七。勸警頌禱之諺第十

卷中名物

天部

時序

神祇

疾病

屋宇

貨物

服飾

水族

花草

瓜果

方言考

地部

人類

鬼怪

身體

器用

飲食

禽獸

蟲豸

竹木

穀蔬

原注分七等

臭味

技術

卷下音義

一字六音

兩字并音 (原目注) 分疾實則并難無此字實有是

詆并之詞音今擬不可為互不圖為置之例臚列如左

疊文成義 (原目注) 其字已見諸書其音可借叶其義確乎不易者其

音字各別 (原目注) 明明是講字而不呼是音此音以越移亦講音約者

所必搜目越語者所必辨故竊立專以

附論

論雅俗字

論漲沙

論古今山海變易

(越諺臚語自叙) 余於光緒戊寅之歲，着越諺編上中下三卷，既成，猶有婦孺帶談，為文人所猥棄，實則見諸經傳詩曲，苦於習矣。不察者又有學士雅言，為俗人所罕道，設問其來歷，根柢竟有欲辯忘言者，若置之上卷語言中，則文僅一二字而不成句，成句矣，問之老嫗不解，僅為越土所口習，豈容混入上

形色 風俗

北方口音

重文疊韻

單辭隻義 (原目注) 越語取義稍名，散見於書，其音而不得其者，皆本此乎。毛西河所撰呼其名，散見於書，其音而不得其者，皆本此乎。

文者也，故特註。特詳前後重出者，不再註。

聲音音樂

發語語助

論墮賁

論潮汐

論見聞風俗高卑

卷哉！然又徒託空言，置之中卷，名物既不可，亦非音別義殊，置之下卷，音義復不能者。前編越諺，嫌其不倫，不類，祇可廢而棄之。既編越諺，愛其有脊有稽，卻不忍廢而棄之矣。爰補輯若干語，分上下兩卷，其婦孺常談，而不成句者，置之上卷，成句而學士雅言者，置之下卷，名曰越諺臚語。時光緒七年歲在辛巳，天貺節扁舟子脫稿自記。

吳下方言考十二卷

清胡文英撰

乾隆廿七年留芝堂刊本

（文英自叙）余輯吳下方言考，幾三十年矣。庚辰歲，質之同鄉錢鑄菴先生，鑄菴擊節歎賞，遂爲余序。其首鑄菴名人鱗少司寇，稼軒先生之父也。自幼好學，迨易簣，未嘗釋手。今鑄菴下世，已十稔矣。余恐一旦朝露有辜，鑄菴期望之意，故釋其端而梓之。時乾隆四十八年八月。

（錢人麟叙）韵書始於周彥倫，沈約論者謂吳音不可以槩天下，然上有彌雲元首之歌，下逮漢魏晉宋間，諸篇什案之韵書，而未嘗不合。蓋古人各以方音爲韵，後人即以前人之篇什爲案，而以近代之方音爲譜，協之以韵，通之以叶，韵亦方音也。且北音無人，秦晉間，發音無上元明以降，閉音盡亡，是中原之韵，反不若吳音之具四聲。又况字母起於華嚴等韵，定於神珙，方外之音，儒者且受其範圍，而可斥吳音爲不足用乎？吳在商周間，爲荆蠻之地，自春秋時，有季札之德，讓子遊之文學，遂爲文物之

邦沿至典午南渡，衣冠萃止，迨於今，而文章科第，甲天下，必欲驅天下從吳音，固不足以服中原人士之心。若夫以吳音證之經史，諸書以參其離合，此亦吾輩稽古審音者之責也。自揚子有方言，宋有常談之釋，近日吾鄉趙豹三湯述亭諸公繼之，是皆就常談而釋之，獨胡子繩崖盡取古來四部之藏證，諸吳音初讀，駭其奇闢，細案之，而更服其諳，當覺吾吳不可無此解，古人尤樂得有是解，則是書遂爲天下古今所不可少之書。吾嘗謂人生五官之用，皆出於人，獨聲音之發，則本於天，經聲而緯韻，聲分七音，韻分四等，此皆衝口而出，自然而合，是謂天籟，等凡四韻，而引之必通於喻，音凡七逆，而激之必變爲影，凡四字之複，一三奇同，而母無一定，二四偶同，而母必通來，吳音二字之複，其助字必通心，此皆自孩童墮地，以迨垂老沒，寧自通都大邑，以及殊方遐俗，靡不皆同，是亦天籟也。以六書分音等，必注釋，而其義始見，必音切，而其音始定，此則以人工而協天籟也。或文同而義異，或文異而義同，或義同而音同，或義異而音異，皆無足怪，惟文同義同，而音異，斯則方音爲之也。今繩崖爲之注釋，其義音切，其音習見，以爲無文者，有文無義者，有義且使古來四部之藏皆爲吾吳咳唾之所及，而吾吳街談里諺，盡爲風華典雅之音，是非所謂人工，而協天籟者歟。余爲之撫掌稱快。因急勸付之剞劂，非徒籍是以彰吳音之黯，與古合也。將使好學深思之士，師繩崖之意，凡所讀書，及所聞街談里諺，一字一句，皆援古證今，必求其意義之所在，則繩崖之爲功於後學者，大矣。願或者疑其穿鑿，則繩崖固所不屑辭，又或驚其闕遺，則猶淺之乎視繩崖也。抑又有爲繩崖進一解者，繩崖汲古好學，惟於宋元以後之書，爲所少采，夫音以方異，亦隨時而變，

今拒宋元以後，尤近則夫宋元以後之書，倘更有可采者，予敢以質之繩崖。

秦音

清張樹讓

未見

（樹自叙）詩含神霧云，秦地處仲秋之位，男儒弱女，高臆身，白色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而揚。劉歆西京雜記云，長安市人語各不同，有葫蘆語，鑲子語，細語，鍊語，三摺語，通名市語，昔楊伯起作關輔古語，苟爽作漢語，惜其書不傳，今去古塵邈矣。其事物備謂屢經變更，然尋其指遠多沿于往昔，亦有凡猥俗子隨意杜纂，無復典實，究其實，亦方言之緒也。予於長夏無事，刺取羣書，爲秦隴人口吻者，剖記之，爲一編，目曰秦音，亦謂此吾秦人之語云爾。

論語多齊魯方言考一篇

清王仁俊撰 增增攷

在存古學堂叢刻中

（仁俊自敘）漢書儒傳載傳論語者，有齊魯之分，竊嘗證揚氏方言，知論語於齊魯方言最多，略纂成篇，復有他書述齊魯方言與論語合者，亦增考焉。吳縣王仁俊述。

屈宋方言考一卷 李朝譯

民國十四年芬薰館刻本

(翹自叙)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屈宋文辭均稱賦，若干篇，而朱買臣王褒諸傳，已有楚辭之目。臣朱傳

云賈帝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召見論讀王逸章句云，宋玉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詞。楚辭章句行於世著 文心雕龍，辯騷篇曰自九

懷而下逮，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然屈宋文辭非唯驚采絕艷，為詞賦之宗已也。覽其辨物敷詞，

多屬楚語，淮南作傳後世不傳。漢書淮南王安傳武帝使為離騷傳則知定本出於淮南又曰班固孟堅序引離騷

南離騷傳文與風厲列傳正同知離騷傳非大史自撰也均見論衡章句亦不傳于世 王叔師生于炎漢又

為楚人。後漢文苑傳淮南郡宜城人按宋玉亦南越人也水經沔水注曰 所釋楚人之語，凡二十一則，予嘗

繙衍舊籍益以方證，依類區分，得六十八字，它若逸說之純繆舛違，均為訂正。原注凡釋內研覈推

尋，古誼益明，宋代注家，如洪氏與祖補注，潛心究索，亦頗足觀，清儒明于通段諸家，札記時或兼采。至於

朱子集註，撰願斯篇，意非箋釋，故訓。原注朱子以韻志定為釋莊曾所註而亦注

所酌取，近世學士，研讀楚騷，時有闕著，余以淺昧，披文求義，坳墟圖固良以慙，慨，匡失糾謬，

以上卷五



11.88
222171

000171